

FOREWORD BY KEVIN DEYOUNG

凯文·德扬作序

REFORMED

CONFSSIONALISM

改革宗认信主义

D. BLAIR SMITH

D. 布莱尔·史密斯

BLESSINGS OF THE FAITH

信仰的祝福

布莱尔·史密斯（Blair Smith）逐一反驳了你所听过（或提出过！）的反对认信主义的论点。更重要的是，他绘制了一份路线图——这份图景使我们偏离现代个人主义的宽广大道，引领我们走上那条窄路，一条视信条为教会生命源泉的道路。当基督徒已厌倦那种被证明是基督身体毒瘤的极简主义神学路径时，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本书。如果你也是如此，就请拿起这本书来阅读吧。

——**马修·巴雷特**（Matthew Barrett）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基督教神学教授

布莱尔·史密斯证明了合乎圣经与持守信条并非彼此对立。在每一章中，我们不仅能看到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所教导的真理，更能看到这些真理如何源于圣经。这是一本帮助人持守改革宗信条传统的佳作。

——**卡梅伦·克劳辛**（Cameron Clausing）澳大利亚基督学院应用神学与宣教参与讲师、教务长

本书对基督教信仰的书面纲要及其意义作出了清晰、深刻、简明而极具实用性的导论。布莱尔·史密斯以精炼与深邃兼具的文风，将学术洞见、牧者情怀与实践应用熔于一炉，必将成为读者的祝福！

——**安德鲁·J. 马丁**（Andrew J. Martin）圣约神学院系统神学副教授、实践教育主任

布莱尔·史密斯以平易近人且牧养性的笔触，阐述了信条在教会生命中的发展历程与实际功用。他主张将改革宗信经视为三位一体与基督中心的神学框架，这为基督教门徒训练的开展及教会本质的理解奠定了坚实根基。本卷对教师与学生而言皆是无价的指南。

——罗布·诺里斯（Rob Norris）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第四长老会教（Fourth Presbyterian Church）荣休主任牧师

布莱尔以热忱与清晰性向我们阐明：信经与信条不仅必要，更能切实造就并祝福教会。无论是初识此道，抑或温故知新，且让他指引你汲取先贤智慧——这智慧既能丰富你的门徒生命，也能坚固你的教会与家庭。

——琼蒂·罗兹（Jonty Rhodes）《改革宗敬拜》

（Reformed Worship）作者

我深爱这本小册子——它语调亲切、文风引人入胜且具有可嘉的清晰性。布莱尔·史密斯作出了我认为最精要的改革宗认信主义圣经论证，我将把它列为课程指定读物并推荐给众教会。我一口气读完本书，不仅因其字字珠玑，更因它诸多精妙特质！出版方与编辑们推出这套卓越丛书的又一力作，值得称许。

——查德·范·迪克斯霍恩（Chad Van Dixhoorn）

《承认信仰》（Confessing the Faith）作者

改革宗认信主义

信仰的祝福系列丛书亦有西班牙语版本。
www.prpbooks.com/series/bendiciones-de-la-fe

信仰的祝福 系列丛书

杰森·赫洛普洛斯
丛书主编

《教会成员制》，乔纳森·兰德里·克鲁斯 著
《圣约洗礼》，杰森·赫洛普洛斯 著
《释经讲道》，大卫·斯特兰 著
《恒切祷告》，盖伊·M·理查德 著
《长老制》，肖恩·迈克尔·卢卡斯 著
《改革宗认信主义》，D·布莱尔·史密斯 著
《改革宗神学》，乔纳森·马斯特 著
《改革宗崇拜》，琼蒂·罗德斯 著

“杰森·赫洛普洛斯 (Jason Helopoulos) 召聚了一支优秀的作者团队。他们以上帝为中心，扎根于上帝的话，并且深爱他的教会。”

辛克莱·B. 弗格森 (Sinclair B. Ferguson)

改革宗认信主义

D. 布莱尔·史密斯



P U B L I S H I N G

P.O. BOX 817 • PHILLIPSBURG • NEW JERSEY 08865-0817

Reformed Confessionalism
Blessings of the Faith
D. Blair Smith
Originally published 2025
P&R Publishing
P.O. Box 817
Phillipsburg, NJ 08865
<https://www.prpbooks.com/>

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published 2026
P&R Publishing

Scripture quotations are from CUNPSS — 神 . Public domain

This volume is part of P&R Publishing's "P&R for China" project. The goal of this project is to provide multiple hundreds of P&R's books in Simplified Chinese, completely free, for the Chinese church.

P&R for China is supported by donations from P&R, foundations, churches, and interested individuals. The money is used to pay our team of Chinese editors and proofreaders. P&R makes no money from this project.

To learn more about P&R for China,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

To become a supporting partner of this kingdom ministry, click here: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我們目標是翻譯所有 P&R 出版社的書，免費提供給所有的中國教會。如果你有感動在財政上支持我們，請用以下網絡鏈接線上捐款：

<https://prpbooks.com/china-donate>

We encourage you to let us know how this book has helped you and if you find any translation errors.

我們誠邀您反饋這本書對您的幫助，或者您發現此書有任何翻譯錯誤

Please email | [請電郵](mailto:China@prpbooks.com) — China@prpbooks.com

FOR FREE DISTRIBUTION ONLY—NOT FOR SALE



谨献给罗布·诺里斯（Rob Norris），
他以身作则，让我看见了什么是健全的
认信主义。

目 录

凯文·德扬序	9
引言：护栏的祝福	13
1. 什么是认信主义？	21
2. 为什么我们要认信？	33
3. 昨日与今日的信条	45
4. 认信主义的祝福	69
5. 认信主义与教会的健康	93
 认信主义问答	 103
 推荐参考资源	 133
注释	135

序

人们常说——有时带着幽默感，有时带着恼怒——长老会和改革宗教会喜欢“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我能理解这种情绪背后的幽默与沮丧。我们热爱自己的计划、会议记录、法庭和委员会。众所周知，长老会和改革宗人士甚至会设立委员会来监督其他委员会（这让我想起《洋葱》杂志那个著名的标题：“新星巴克在现有星巴克洗手间内开业”）。我们如此看重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以至于我们要求教会的职分人员熟知三样东西：圣经、我们的信条，以及一本书名中带有“秩序”（Order）二字的书。

但在我们对这些极端改革宗类型摇头叹息之前（医生，先医治自己吧！），我们应当记得，“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在成为长老会的偏好之前，首先是圣经的命令（参林前 14:40）。保罗吩咐教会应当以端正、合宜为特征，并且井然有序，如同列队整齐的军兵；对于这一段经文而言，这实在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总结。因为这段经文所处理的，

正是种种混乱：关于男女角色的混乱、主餐中的混乱、对属灵恩赐的混乱、基督身体中的混乱，以及公共敬拜中的混乱。与哥林多教会当时那种一片紊乱的光景相比，“凡事都要规规矩矩地按着次序行”，听起来实在再合宜不过了。

人们常对长老会与改革宗信徒有这样的批评：虽头脑超群，心灵却贫乏。我们被视为情感淡漠的斯多葛派、一成不变的守旧者、“上帝冰封的选民”。但这般含沙射影的贬损绝不会使使徒保罗动容，因他深知教会中无序的对立面并非自由奔放的即兴，而是自我高举的混沌。上帝从不喜悦混乱胜过和平（参林前14:33）；他也从不把神学与颂赞、理性与感情对立起来。大卫·加兰（David Garland）有一句令人难忘的话：“赐人热忱的圣灵也是赐人秩序的圣灵。”¹

当杰森·赫洛普洛斯邀我为这套丛书作序时，我欣然应允——不仅因杰森是我的挚友（且我们都支持那支屡战屡败的芝加哥熊队），更因这些缜密、平衡且论证充分的著作将在长老会与改革宗教会的书架上占据重要位置。对于教会生活与事工中的一些根本要素，我们需要有思想、有经验的牧者，为普通教会成员撰写篇幅简短、通俗易懂的书籍。这正是我们所需，也是本系列所呈现的：针对教会最实际迫切问题的智慧解答。

这套关于长老会与改革宗神学、敬拜及治理的丛书，并不是对哥林多前书 14:40 的注释，但我欣喜它以毫不妥协的态度谨记保罗的诫命而写成。事实上，每个教会都会以某种方式敬拜、祷告、牧养、构建组织，并以某种形式施行洗礼和主餐。每个教会都在实践某种神学形式——即便这种神学是基于实用主义而非圣经原则。我们难道不渴望教会共同体的生命被最优秀的释经、神学和历史反思所塑造吗？我们难道不追求深思熟虑而非轻率行事吗？我们难道不盼望在共同生活中凡事都规规矩矩按着次序行吗？这不仅是长老会与改革宗的传统，更是上帝的旨意。长老会与改革宗基督徒当铭记在心。

凯文·德扬（Kevin DeYoung）

北卡罗来纳州马修基督圣约教会
（Christ Covenant Church）主任牧师

引言

护栏的祝福

当现代基督徒思考什么能祝福教会时，认信主义很可能不是最先（甚至前十都排不上！）浮现在脑海中的事物。或许你拿起这卷书时，可能会怀疑信条、认罪文或教理问答怎么能成为祝福。这种情况背后有许多原因。

或许你不愿在认信主义上花费太多时间，因为你来自一个大量使用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的教会，却似乎与圣经相去甚远——更关心自身传统和程序，而非对圣经的忠诚。你可能怀疑认信主义能否带来祝福，因你的经验是它使人偏离而非归向圣经。

但或许你对认信主义的担忧来自另一种教会宗派的观念：你担心认信主义不给圣灵自由引领和工作的空间。你或许会问：“如果我们坚持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所常伴随的那种规范性与形式，难道不会因此错失圣灵那充满活力、满有大能之工作的祝福吗？”

或许您另有一种担忧——认信主义散发着祖辈老旧的气味。那里曾有珍贵之物，但如今已发霉积尘，不再引人注目或实用。认信标准曾盛行一时，却与当代教会的关切不再相关，甚至可能令年轻一代反感。为教会宣教之故，这些典籍最好永远封存在教会阁楼里比较好。

又或许您将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视为圣经的潜在竞争者。既然圣经才是我们信心与实践的权威性依据，您不禁质疑这些所谓的权威——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对教会究竟有何价值。

这些质疑认信主义“祝福”的缘由都是合理的，后文将逐一回应。但您或许有更根本的疑问：究竟何为信经、信条或教理问答？认信主义又是什么？在深入探讨前，我们先来界定几个术语。

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简论！）¹

简单来说，信经是一种信仰声明。它源自拉丁语动词 *credo*，意为“我信”。但在本书的语境中，信经是教会奠基时

期制定的基督教信仰简要声明。我特指《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和《亚他那修信经》，这些信经通过强调上帝三位一体的本质——即圣父、圣子、圣灵三位格却同为一神——来宣告基督教核心信仰²。因其简洁性、清晰性及个人化特征，常在敬拜仪式中诵读。

信条是由早期的新教改革家，以及宗教改革之后形成的各宗派逐步制定出来的。信经主要关乎我们所信的是谁，而信条则更为充分地阐明我们所信的是什么。³ 这些信仰内容往往也体现某一宗派或神学传统的独特立场，例如《威斯敏斯特信条》对婴儿洗礼的肯定。

认信主义

如果你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或许会认为只要“合乎圣经”就够了。既然我们已有圣经，为什么还需要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圣经满载着丰富而深邃的教训。我们难道不应当单单顺服圣经的话，并在承认我们的信仰时直接使用圣经经文吗？我们难道不能单单在福音书中仰望耶稣并敬拜他吗？

尽管这听起来不错，但我们信心的本质要求不止于此。例如，我们在以赛亚书 6:3 中得知上帝是完全圣洁的。这是关于上帝永恒属性的真实陈述。但上帝圣洁的特征是什么？它如何与他的其他属性相关联？它又如何与他呼召我们作为基督徒所追求的圣洁相关联？再以福音书中的耶稣为例：如果我们并不渴望认识上帝话语所启示有关他的一切，我们真的能够敬拜他吗？

遵循圣经是当然的，但要理解这些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超越圣经的字面表述。我们这样做不是为了增添圣经内容，而是为了挖掘它的含义。认信的基督徒不会在圣经这里挑一节、那里选一段，而是寻求整本圣经对某一主题的教导，以及这些教导如何与圣经其他内容协调一致。因为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展示了整套圣经教义如何相互关联——而不仅仅是我们喜爱的部分——它们引导我们探索可能被忽视的信仰要素。

例如，早期教会使用“三位一体”这个词时，所做的正是如此。⁴ 虽然“三位一体”一词本身并未出现在圣经中，但它所表达的却是圣经真理。具体而言，这个词帮助我们清楚表述圣经的教导：上帝的本体是一位，却有三个位格。每一位基督徒父母大概都曾听孩子问过这样的问题：“什么是祷告？”或“主餐是什么意思？”我们该如何回答呢？圣经中并没有哪一章对祷告或主餐作出完整而全面的定义。因此，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便能以有益而简明的方式将我们信仰的内容清楚表述出来——无论是什么主题——而这些内容完整地表达出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全备的旨意。

所谓“改革宗”，就是相信圣经具有最终的权威。而持守改革宗信条立场，则意味着承认某些从属于圣经的教义权威——例如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它们帮助我们清楚表述信仰的核心内容。这些次级权威在教会历史中已经长期确立，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它们本身就是解释圣经的产物，而反过来，它们也教导我们如何忠实地解释圣经。因此，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不仅帮助我们概括圣经的内容，也帮助基督徒阅读和解释圣经。换言之，持守信条的基督徒和教会，并不会以“只有我、耶稣和我的圣经”这种方式来理解信仰。他们乃是寻求与古往今来、遍布世界各地的基督徒一同阅读圣经、一同相信。事实上，如果以为基督教教义可以不经任何解释而“直接回到圣经”，这是不可能的；而这种一般性的立场，反而会削弱合乎圣经的信仰。约翰·加尔文（John Calvin）曾说，他非常乐意只是简单地承认圣经本身。然而，他也承认，既然许多假教师同样把圣经挂在嘴边，我们就需要信条陈述中那种严谨而审慎的神学语言，好把圣经真正的含义阐明出来，并保护我们免受异端的侵害⁵。

总的来说，认信主义在持守圣经权威的同时以古代信经、改革宗信条及要理问答为指引——这些认信文献皆源自圣经且为它们的权威性次于圣经。信经、信条与要理问答共同构成教会的“认信准则”，为基督的身体在读经与认信圣经教导时提供坚实的立足之地。

尽管在今天认信主义可能会受到误解，甚至被一些人视为一种阻碍，但对于那些身处历史性改革宗传统之中的人——本书作者本人也属于这一传统——来说，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乃是促进教会健康的主要工具。⁶ 本书旨在说明：作为教会成员，信条立场能够给你带来哪些益处；同时也会就如何在教会生活中实践信条立场提出建议，并回答一些有关教会信条立场的常见问题。

护栏的祝福

有一个比喻能表明认信主义为教会和基督徒带来的祝福：护栏。护栏引导车辆远离偏离至危险甚至致命的境地。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如果被正确使用，也具有相似功能：持守它们能使我们远离危害灵魂的错谬教义与异端。然而，护栏不仅能防止驾驶者偏离不该驶入的路段，也能清楚标明哪些道路

是可以安全行驶的。同样，在教会中，信条准则也为我们标明了一条道路，使我们能够按照圣经，在其中从事健全而富有果效的神学思考与实践。

此外，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如同坚固的护栏。它们历经数个世纪的风雨考验而屹立不倒，因此能引导教会对圣经产生信实的理解。正如护栏指引司机抵达目的地，忠实的信经与信条也引导教会爱慕三位一体的上帝，并全然献上自己。

本书概览

本书第一章详细定义了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并阐明它们与圣经的关系。第二章探讨教会为何需要认罪。第三章简述古代信经与改革宗信条及教理问答的历史，并思考教会是否应当更新信条文件或撰写新文件。随后两章将认信主义与教会生活和事工联系起来：第四章说明认信主义如何祝福教会的教导与门徒训练，第五章则展现认信主义如何促进教会整体健康。本书最后回答了一系列关于认信主义的常见问题。

1

什么是认信主义？

在一本题为《改革宗认信主义》的书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是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我在导言中已简要定义过这些术语。本章旨在提供更多背景与阐释，同时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圣经与认信文件之间当存何种正确关系？

我们将看到，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虽有不同历史背景与功能，但这些认信标准都属于更广义的认信主义范畴。让我们先从教会最早的认信文件——信经——开始考察。

信经

我们有时会称某人拥有“个人信条”。例如 1950年代的广播节目《这是我的信念》让来自各行各业的人用短短几分钟，讲述那些塑造并引导他们人生的信念。更严格地

说，信经是对信仰的简短权威声明。传统上，这指的是宗教信仰。全世界各个宗教的信经各不相同。例如伊斯兰教有独一的清真言（“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主的使者”）和五大支柱，而印度教的神祇（数以百万计！）几乎与其信经数量相当。基督教自始便是有信经的宗教，新约本身便包含着学者们认为可能是教会最早的信经表述。

例如，使徒保罗指示提摩太要坚守“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提后 1:13）。犹大则论及“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犹 3）。综合来看，基督教教导我们：既然领受了来自上帝自身的启示，我们信仰的内容便是确定的。基督教核心不仅包含客观的教义内容，更具备表述这些内容的特定形式——或者说范式。换言之，基督教真理有其基本词汇体系，且这些词汇的组合遵循特定范式。古代信经正是基督教基本词汇以清晰范式呈现的范例。然而早在古代信经甚至新约成书之前，圣经中便已存在信经的观念。

上帝赐给摩西一则简明的信经——即“示玛”（Shema）——它对以色列人的信仰至关重要：“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申6:4）。保罗

正是扎根于这一独一上帝信仰的告白，宣称：“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藉着他有的；我们也是藉着他有的”（林前8:6）。上帝是独一的；而保罗在这里采用一种信经式的表达，将父与子耶稣基督同置于这独一神性的告白之中。他一方面用“本于他”和“藉着他”这样的措辞，区分三位一体中的第一位格与第二人格；另一方面又借着呼应“示玛”的语言，肯定父与子在本质上的合一。

新约其他经文也包含信经式描述，但这些段落并不是在强调三位一体的各个位格，而是在总结基督救赎之工。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腓立比书2:5-11。这段经文以圣子开始——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第6节），取了人的样式，顺服地虚己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如今被升为至高，得着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

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第10-11节）

同样，在哥林多前书15:3-4中，保罗以简明扼要的总结直指福音核心，论及基督的救赎之工：

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因此新约包含了简明而权威的宗教信仰宣告，它们遵循“纯正话语的规模”，总结“一次交付的真道”。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早期信经表述以三位一体的位格与基督的救赎之工为核心。如此，它们为后世基督教会的信经奠定了基础。

信经的观念本于圣经。圣经本身已蕴含多种“信经之前的信经”。换言之，在具有三位一体架构、聚焦基督救赎之工的使徒信经与尼西亚信经之前，这些圣经中的雏形已精要地阐明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信经是集体信仰的表达，旨在用于教会的敬拜。它们并非个人信仰的单独声明；信经的表述是固定的，以便信徒能在教会礼仪中共同宣认、吟诵或歌唱。

因此，我们可以将信经定义为以三位一体与基督救赎之工为核心的简明信仰宣告，旨在成为教会内普遍遵循的准则。这个特定的目的赋予了信经其信仰告白的性质。信条也具有其中一些特征；不过我们将会看到信条所涵盖的范围更广泛。

信条

信条是在宗教改革的动荡中诞生的。几个世纪以来，牧师与学者们就一系列神学和教会问题争论不休。由于这些信条源于对圣经长达数世纪的反思，也源于改革宗将教会信仰与实践重新锚定于圣经权威的关切，它们比信经更长——某些情况下极为冗长。它们以信经为基础，却在范围上超越了信经。

信条产生于不同宗派的具体处境之中，并回应各自特有的关切。本书虽专论改革宗信条传统，但即便在改革宗信条中，措辞与侧重点的差异仍反映出其诞生的不同语境。因此可以说，信经被教会普遍接受，而信条则体现地方宗派关注的事情，所以它的受众相对有限。这并不是说信条不能在它原生的语境外获得认同。例如《威斯敏斯特信条》最初为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教会撰写，却最终在北美、韩国、巴西等地赢得了数百万追随者。

总的来说，信条具有以下几个特点：（1）在教义内容上，比信经更为全面详尽；（2）通常源自宗教改革时期，（3）涵盖广泛的神学议题，反映特定宗派的关注。

教理问答

教理问答与信经和信条不同之处在于它以问答形式传授教义。这种被称为教理讲授的新信徒口头教导，在教会中有着悠久历史。最初几个世纪，皈依者常通过一系列问答学习基督教教义随着这种教导方式逐渐成熟，其内容通常集中在《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基督教教义）、《主祷文》（Lord's Prayer），以及《十诫》（Ten Commandments，基督徒生活实践）之上¹。

新教改教家希望重新恢复这一古老传统，用于教会与家庭中的门徒培育，因此在十六、十七世纪编写了大量要理问答。其中最早的一部，是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为儿童编写的《小要理问答》（Small Catechism）；除了早期教理教导通常涵盖的主题之外，其中还包括对圣礼的教导²。他在《大要理问答》（Large Catechism）中也讲解了同样的内容；这部著作是他专为牧者编写的，以供他们教导自己的群羊。

《海德堡教理问答》是独立成书的教理问答典范。其他如《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与《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教义都来自既有的信条表述。《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与路德的《大教理问答》相似，专为牧师向会众教导信仰而编撰。其结构不以《使徒信经》为纲，而以《威斯敏斯特信条》为框架；与其他教理问答相同，它也阐释了《主祷文》与《十诫》。《小教理问答》以大教理问答为基础，但更适用于儿童与对基督教历史了解较浅的信徒，堪称家庭敬拜等各类场景的理想文本。

多数教理问答还有一项独特之处。信经与信条主要强调教义——即我们对于上帝、他的话语、作为、基督、教会等应有的认知。虽然教理问答常阐释此类教导，但更着重探讨信徒当如何回应这些真理。《主祷文》帮助我们可以学习当为什么事情祷告；《十诫》帮助我们处理复杂的伦理问题。

双重祝福

总而言之，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它们都是措辞固定的信仰声明，既阐明基督徒所相信的，也由此表明我们所不相信的。就此而言，它们体现了

一种合乎圣经的诉求，即清楚地传达那已经在圣经中一次交付、永远确立的信仰。信经尤其集中于三位一体以及基督的位格与工作，因此对于信仰最基本的“ABC”真理有格外清晰的陈述，并且为各正统教会普遍承认。³ 信条和要理问答则更全面地反映圣经的教导，其内容涵盖从创造、称义、圣礼，一直到末日审判等诸多主题。不同的信条分别为不同的宗派或特定的神学传统所承认，例如改革宗传统。

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反映了教会的公开教导，并清晰地表达了其教义。由此产生两重祝福：第一重是合一的祝福：信条的准则使那些凭信心持守其中所陈明教义的人联合为一。第二重是分别的祝福：那些无法承认这些信条准则所陈明之教义的人，便显明自己与某一特定教会的教义立场有所分别；更严重的，则显明他们根本没有与教会联合。划定信条的界线，使我们在圣经真理面前有所约束、承担责任，也使我们在偏离真道时能够被显明出来。

圣经与改革宗认信标准

我们已经看到早期的信经式陈述本就见于圣经之中，而信经以及其中最优秀的信条和要理问答，也都是建立在圣经教导的根基之上。它们的权威次于圣经。《威斯敏斯

特信条》宣称“一切宗教上的争议……〔以及〕一切会议的决议、古代作者的意见、人的教训和个人的灵”都应当由那“在圣经中说话的圣灵”来审断；信条称这位圣灵为“最高裁判者”（1.10）。这意味着，圣经就如同美国最高法院一样始终是最后且最高的上诉法庭——它的权威无与伦比。当然，世间存在其他法庭，它们或可带着某种程度的权威发声，却不具备最高法院的终极权威。在基督教信仰事务上，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以及更广义的传统——承载着某种权威，但它们并非最高审判者，因而也非终极权威。唯有上帝的话占据此位。圣经作为上帝启示的终极之声，既不可增，亦不可减，更不可篡改。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则可修正。修改它们的标准并不是随着时代不断变化的权威。不是的，这个标准乃是圣经。

改革宗《比利时信条》在第五条申明圣经六十六卷正典当被接受为“规范我们……信心”的准则后，进而于第七条宣告：“我们绝不可将人的著作——无论其作者何等圣洁——看得与上帝所默示的圣经同等……也不可将大公会议、法令或官方决定置于上帝真理之上。”英国国教会的《三十

九条信纲》论及古代信经的权威性时亦持相同立场。第八条规定《尼西亚信经》《亚他那修信经》和《使徒信经》应当被接受并信靠，因这些信经“皆可由……圣洁的圣经所证明”。由此可见，改革宗传统坚信圣经的权威性绝对高于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认信标准的权威必须接受更高权威——即上帝亲口启示的圣经——的检验。事实上，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所享有的权威性，完全源自它们对圣经的忠实程度。

改革宗先贤曾用一个精妙的拉丁语头韵短语概括圣经与次级权威之间的正确关系：圣经是规范一切而不被规范的准则——即“规范其他准则的准则，其本身不受任何准则规范”。认信标准可以且应当成为教会内部的“规范”，但它们必须接受更高规范的约束；唯独圣经作为终极规范，不受任何外部准则的衡量。简言之，圣经是终极标准。它是衡量教会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的唯一准绳，其本身却不受任何其他标准的评判。

圣经之所以是我们至高的权威，是因为唯独圣经是“上帝所默示的”（提后 3:16）。⁴ 耶稣在《马太福音》22章中也确认了圣经高于人的教义之权威。当时，他正在与否认复活可能性的撒都该人辩论。耶稣斥责他们错误的教义，说他们“既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上帝的大能”（29节）。随后在32节，他更根据《出埃及记》3:6中一个词的动词时态，纠正了他们错误的神学推论。⁵ 教义——无论是某一

群宗教权威人士所持守的，还是写在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中的——都必须接受上帝话语的检验与裁断。圣经与信仰告白准则之间的关系或与教会所陈明的任何教义之间的关系都不是任意设定的。圣经之所以有权判定并纠正我们的教义，乃是因为它本身具有上帝之道的身份。上帝是宇宙的君王，一切权柄与能力都属于他。因此，他的话语具有绝对的权威，而一切人的言语都必须俯伏在它之下。

持守认信立场意味着忠于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本章区分了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的差异，同时阐明它们作为基督教教义公开宣言的共同点。认信主义常被批评会导致分裂。虽然认信主义确可能被滥用而造成分裂，但其首要功能乃是联合持守共同信仰之人。换言之，健全的认信主义使基督徒在基于圣经的教义真道上凭信心合一。他们的合一，固然体现于共同的信仰告白之中；但真正把他们联结在一起

的，乃是这告白本身所陈明的真理，而这真理是否成立，又取决于该告白是否忠于上帝的话语。圣经始终是改革宗认信主义的终极准则。圣经并非排斥其他次一级准则的存在，反而为这些准则奠定了根基。拒绝那些在教会中发挥规范作用的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就是拒绝它们作为界标的功能——这些界标用来划定基督教教导，或至少某一宗派教导的范围。

然而，我们究竟为什么要作信仰告白呢？难道仅仅是因为教会制定了这些信仰陈述并形成了这些传统吗？还是说，当我们作信仰告白时，其背后有某种更为根本、属于我们信仰本质的因素在起作用？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这些问题。

默想与反思

1. 当你开始阅读本书时，请思考你对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的认识。你熟悉哪些认信文献（如果有的话）？你曾在哪里接触过它们？

2. 为什么合一与分裂都能成为教会的祝福？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

3. 作者引用了改革宗的一句格言：圣经是“规范一切的标准，其本身不受规范”。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一观念在实际生活中会带来哪些影响？

2

为什么我们要认信？

我们通常一想到“认罪”或作出某种“告白”，便会联想到承认一项罪过或揭露一个秘密。然而，“告白”也可以指对宗教信仰所作的正式陈述。¹从这个意义上说，上帝的圣约子民自旧约时代起，就一直在作信仰告白。进入新约时代以后，他们继续以群体的方式宣认自己的信仰；直到今天，教会仍然如此行。

作信仰告白也有个人层面的原因。跟随者自然愿意谈论自己所跟随的那一位，信徒也自然愿意表明自己所信的是什么。然而归根究底，信仰告白之所以是基督徒生活中自然而常见的事，根源在于耶稣基督本身，以及我们与他之间关系的性质——这种关系本身就会引发信仰告白。本章将具体说明，为什么作信仰告白对基督徒而言乃是一件自然的事；我们将从《马太福音》16章中耶稣向门徒提出的问题开始。

你说我是谁？

在马太福音的中段，我们看见耶稣与门徒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这座城位于加利利海以北约二十五英里之处，

对宗教性的信仰告白并不陌生：这里曾是拜巴力、希腊神祇潘和凯撒的中心。当地遍布异教的庙宇、洞穴和神龛。可以说，这里的居民对于“告白”这回事颇为熟悉！正因如此，耶稣接下来所问的问题便格外耐人寻味。他问门徒：“人说人子是谁？”（太 16:13）他们的回答从施洗约翰一直到耶利米，不一而足（参14节）。然而随后，耶稣直接问他们：“你们说我是谁？”（15节）这个问题，是我们的主亲自向跟随他的人发出的邀请，要他们承认他是谁，并表明他们对他的相信或不信。

彼得作出了那句著名的回答：“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16节）这就是一项信仰告白。固然，这是彼得个人的告白；但与此同时，它也准确地陈明了耶稣是谁：他就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彼得宣认，耶稣就是希伯来圣经中所应许、以色列人所盼望的弥赛亚。不仅如此，彼得也宣认了耶稣在本质上是谁：他是上帝。这样的告白，将基督与他们周围那些毫无生命的异教神祇鲜明地区分开来，也表明基督与上帝同等（参约 5:18）。彼得这句简短的信仰告白蕴含着丰富的神学内容。

然而，要明白基督徒为何仍不断作出信仰告白，就必须回到耶稣所提出的那个问题。这是一个关乎门徒身份的问题，历世历代都回响在每一位跟随他的人耳中：我们说他是谁？这是一个关乎信心的问题。认信主义正是从一个

一个简单的问题开始：我们相信什么？历世历代以来，教会所形成的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都可以看作是对《马太福音》16章中耶稣这一问题的回答。

研究认信标准不仅是对教会教义的研究。既然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的宗旨是为回答耶稣在马太福音 16 章的问题，这些文献就作为门徒训练的一部分存在于每位信徒的生命中。当耶稣问“你们说我是谁？”时，他是在问自己的门徒。如果他们——以及我们这些跟随者——要跟他，就必须能说出他是谁。我认为，如果我们重新把认信主义理解为一个关乎门徒身份的问题，那么它在今日教会中必会得到更多重视。在我们的信仰告白准则中，我们所宣认的乃是基督；而当我们如此宣认时，也正是在回答基督那个最根本的问题。

旧约根基

耶稣向门徒提出的这个问题，对他们而言具有突破性的意义，因为这促使他们有意识地承认他的神性。但他们宣告的内容本身并不是什么新事。这是什么意思呢？纵观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一直在塑造一群属于自己的子民。他借着向个人或群体赐下应许来成就这事；这些应许通常附带某些条件，而人则以相应的回应来接受它们——也就是作出信仰告白。这些应许以及由此建立的约定关系，就是我们所说的圣约。

人类的始祖亚当与夏娃曾在乐园中与上帝相交，创世记 3:8 描述为上帝与他们“行走”（参利 26:12；林后 6:16；启 2:1）。这关系本质是圣约性的，因它要求亚当夏娃禁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才能获得生命树的通道而永远活着²。可悲的是，亚当夏娃因不信任上帝的话、吃了他明令禁止的果子，违背了这个圣约。他们因犯罪而失去了与上帝的相交，被逐出乐园（参创 3:24）。然而感谢上帝，这并非故事的终局。

尽管人类陷在罪中，上帝仍施恩，应许要借着亚当与夏娃的一位后裔——那位将要胜过罪的后裔——使人重新恢复与他的相交（参创 3:15）。作为这一计划的下一步，上帝呼召了亚伯拉罕，并应许使他成为大国之父，又使他成为普世万族的祝福（参创 12:1-3）。³ 这些应许在此后的整部圣经中扎根、萌芽，并逐渐开花结果。从亚伯拉罕一脉而出的后裔——从以撒，到雅各，再到雅各的众子——后来被称为以色列人。

当人数繁多的以色列民在埃及被法老奴役时，上帝兴起了摩西来拯救他们，带领他们前往应许之地，在那里他们作

为他的子民能经历更丰盛的祝福。在出埃及记 3 章一段非凡的经文中，他从燃烧的荆棘里向摩西启示了自己的圣名——雅威（参 14-15 节）。这名字将成为他圣约的根基（参出 6:2-8）。

以色列人成为上帝的子民，并不只是因为上帝赐给了他们圣约的应许，也因为他们像亚伯拉罕一样（参创 15:6）以信心回应上帝，信靠耶和华和他的话。正如耶稣引导门徒表明自己的信仰，并在与他们相交的关系中呼召他们承认他的神性；照样，从上帝子民与他建立圣约关系的初期开始，上帝就一直在引导他们宣认他的主权。

这一点在申命记中尤为显著。这卷书记载了摩西对上帝子民的训诲，当时他们正准备进入上帝应许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之地。摩西首先概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旅程，从第 5 章开始重申十诫，恳求百姓看见他们对上帝律法的需要。他劝勉他们将诫命存记于心，好使他们谨守遵行（参申 5:28-6:3）。紧接着的内容更令人惊叹。

“以色列阿，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无二的主。”《申命记》6章4节，也就是“示玛”，是整本圣经中最重要的经文之一，也是确立上帝古代圣约子民身份最关键的信仰宣告之一。它曾是以色列民族信仰生活的核心，使他们与周围的列国万民分别出来；直到今天，它仍然彰显并标明上帝圣约子民独特的身份。

申命记 6:4 是一段信仰告白。诚然，这是一句经典的一神论宣言，也是所谓“亚伯拉罕诸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普遍认同的信念。然而更确切地说，它乃是上帝圣约子民所作的一项特定告白，因为这里的“主”就是“耶和华”——这是上帝在《出埃及记》3章14节向摩西启示的圣约之名。在“示玛”中，以色列人所认信的正是那位在圣约关系中与他们同行的上帝。因此，《申命记》6章4节既是个人的信仰告白，也是群体的信仰告白；而这种认信是在圣约性的门徒训练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示玛”（Shema）围绕着敬畏耶和华、爱耶和华的呼召。在圣约的处境中，上帝召唤他的子民，而他们则作出回应。不仅如此，“示玛”还吩咐以色列人要将耶和华的诫命教导自己的儿女，时时谈论这些诫命，并将它们写在各处。换言之，《申命记》6章4节的这项信仰告白正处在一连串有关圣约门徒训练之呼召的中心。由此可见，信仰告白本身就是门徒训练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马太福音16章中耶稣向门徒提出的问题表明的含义同样也出现在申命记5至6章：当上帝启示他是谁时，他也同时发出邀请，呼召人来跟随他。如果说马太福音16章所呈现的是彼得或众使徒在圣约门徒训练中所作的个人信仰告白，那么申命记6章所呈现的则是上帝子民在圣约门徒训练中所作的群体信仰告白。

有时人们会认为信经、信条或要理问答这类正式的信仰陈述与门徒训练那种更强调关系性的语言之间存在某种张力。然而圣经却把二者结合在一起。我们在圣经中看见，上帝呼召他的子民跟随他，而他们则以信仰告白来回应；但这种呼召与回应并不只是一种宗教仪式，而是发生在充满爱的圣约关系中。借着恩典之约，上帝爱我们；而我们也蒙召在圣约门徒训练中去爱他。如今耶稣基督已经来到，这种圣约性的门徒训练便聚焦于耶稣。这种关系性的门徒训练也呼召我们作出一项信仰陈述——一项信仰告白——说明那位呼召我们归向他自己的主究竟是谁。因此，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并不是先于信心而存在的；它们乃是从信心中自然流露出来的。

信心的本质

我们所作的信仰告白深深扎根于圣经，也扎根于门徒训练所具有的圣约性质。同时，信心的本质也说明了为什么信仰告白是不可或缺的。在教会历史上，由于不断出现的教义

上的争议，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也随之大量产生；然而即使没有这些争议，这类文献仍然会存在，因为人既有表达信心的需要，也有表达信心的责任。事实上，早在马太福音16章耶稣向门徒提出那个问题之前，他已经说明跟随他的人必须公开表明他是谁：“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太 10:32）保罗在罗马书10章9至10节也有类似的教导：

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
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

这些经文告诉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并不只是隐藏在内心的一种个人的信心。在西方社会，长期以来文化压力一直试图把信仰挤压到纯粹私人的领域之中。⁴ 遗憾的是，许多人顺应了这种压力，对自己的信仰缄默不言。然而真正的信心是会表达出来的；它必然发声，把内心所相信的宣告出来。基督的门徒渴望认信基督。事实上，正如我们将在第四章和第五章所看到的，认信基督会给我们自己、教会以及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祝福。

保罗在以弗所书 2:8 说信心本身就是上帝的恩赐。上帝一切的恩赐都是白白赐下的，但它们也会使我们作出回应。它们所具有的能力改变了我们的本性，使我们从死变为活；而活泼的信心则会从心里流露到口中。许多没有信心的人都能背诵自

己并不相信的话，但没有一个拥有活泼信心的人能够一直保持沉默。他们必然表明自己的信仰。

我们或许会问：为什么这种信仰告白会超越马太福音16章中彼得对基督所作的简短告白？为什么信经和信条后来逐渐变得更结构化与公式化？

清晰的信仰告白

纵观教会历史，信经与信条的内容不断扩展。基督教的信仰告白起初较为简明，《使徒信经》便是如此；它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洗礼公式所提到的三位一体三个位格的基础上作了进一步阐述。《尼西亚信经》沿用这一结构，并加入较为严谨的神学术语，以明确说明耶稣就是上帝。后来教会所制定的信经与教义界定则集中于三位一体论和基督论，使相关教义得到更为精确的阐明。⁵ 宗教改革以后，许多新教传统开始在内容更为详尽的信条中，对教义加以系统整理和阐述。在这一整个过程中，这些信经与信条的制定者都力求忠于圣经，并驳斥错误的教导。

这使我们看到作信仰告白的另一个动机：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需要清晰明确地表达信仰。

使徒们劝勉教会要在认识基督上长进（参弗4:12-16；彼后3:18）。信徒渴望更深地认识上帝，并在知识和分辨力上不断长进。因此，虽然我们信心的第一步始终是承认耶稣为主，但我们还应当进一步认信其他相关的真理。例如，基

督的主权具有怎样的性质？作为道成肉身的圣子，他与圣父和圣灵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进一步思考。当我们竭力更清楚地理解这些以及其他问题时，就需要使用新的词语来阐明圣经的含义——我们要阐明的不只是圣经的某一部分，而是整本圣经的教导。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所力求做到的，正是以清楚而简明的方式，阐明上帝全部的旨意对于这些以及其他圣经主题究竟有何教导。

在信仰告白的准则及更广泛的神学论述中，我们常常会为了教导的需要使用一些圣经中没有出现的词语。使用这些词语并不是要把我们带离圣经，而是要借着阐明圣经更完整的含义引导我们更深入地进入圣经。神学家哥尼流·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将人对圣经启示之完整性的追求与人的本性和属灵成长联系起来。一个日渐成熟的基督徒所渴望的并不是圣经真理的某一片段，而是完整的真理：“我们的行动必须以统一而完整的知识为基础。如果我们不留意圣经全部真理彼此联结而成的体系，我们在教义上就会流于片面；而片面的教义必然导致片面的属灵生命。⁶”

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能使我们免于片面的信仰，因为它们要求我们关注圣经真理的全貌。成熟的门徒力求使自己对认识教义像认识圣经一样，既均衡又全面。因此，信仰告

白标准所具有的严谨性和概念上的清晰性可以看作是活泼的信心所结出的果子，而这种信心又带来均衡而成熟的生命。

结论

对于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的研究往往着重指出教义争议在其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正如我们将在下一章看到的，各种反对力量历来都促使教会更清楚地阐明圣经的含义。本章关注的是那些推动我们作出信仰告白的各种积极的属灵动力。归根结底，认信主义乃是教会属灵生命自然结出的果子。

默想与反思

1. 本章出现了圣经中哪两项具有奠基意义的信仰告白？它们各自为什么如此重要？
2. 每当上帝启示自己时，他都会做什么？这使你对上帝有怎样的认识？你又当如何回应？
3. 为了更认识上帝、加深属灵的分辩力，你做了哪些努力？根据本章内容，你还可以采取哪些其他方式？

3

昨日与今日的信条

公元 325 年，在尼西亚（Nicaea）城，君士坦丁皇帝（Emperor Constantine）召集教会领袖，共同处理一个涉及基督教信仰根基的重大问题：基督的本性。基督是谁？他是否超越人类，却低于父上帝？还是说，他虽与父有别，却在尊荣、权能与荣耀上与父完全同等？

尼西亚大公会议的召开并非为了让人们用神学术语使基督教信仰复杂化。与会者深为一位名为亚流的教师所忧虑。他与追随者认为圣子是圣父所造的强大受造物，因而次于圣父，尽管仍参与创造与赎回之工。亚流的观点直击敬拜的核心，因为敬拜一位并非完全是上帝的圣子就是在拜偶像。这更动摇了救恩的根基：如果圣子次于圣父，基督徒如何确信圣子真正认识圣父，并能使我们全然与上帝和好？正是出于这些神学与牧养的双重关切，尼西亚大公会议才得以召开。

会议严肃对待上帝圣言所启示的真理，意识到亚流及其追随者正在破坏纯正的信仰，并质疑信徒是否真正与上帝和好。因此他们坚定地宣告：圣子虽在位格上与圣父有别，却与圣父同具一个本质（他们使用希腊文术语homoousios）。公元 381 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后续会议在确认尼西亚会议信经的同时也明确了圣灵的神圣位格。如今我们在教会中认信的《尼西亚信经》正是这两次会议的共同成果。

这一章将转向历史，进一步探讨信经和信仰告白的起源。第一章主要讨论了定义，包括信经、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的定义，以及信仰告白文献与圣经之间应当具有的正确关系。但这些文件是如何形成的？我们已看到圣经中存在信经的雏形，但早期教会的信经呢？是什么样的历史与神学处境产生了这些信经？本章将试图回答这些问题。我们还将考察一些信经，分析改革宗信条的一些独特特征，并讨论为什么这些信仰告白与古代信经有极大的不同。最后我们会简要看当代教会的处境，并思考教会是否应当根据当今所面对的问题和关注点，努力更新自己的信仰告白。

敬拜的三一形态

早期教会从一开始就借着以敬拜上帝的方式敬拜耶稣基督，为他的神性作见证。¹ 此外，教会最早期的礼仪也承认在上帝子民的救恩中工作的不仅有圣父和圣子，也有圣灵。圣灵在救恩中的作为便成为论证其神性的一个主要依据，并最终体现在《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中：“我信圣灵，赐生命的主；他……与父、子同受敬拜，同享荣耀。”²

早期教会的信仰并非最早期的教父——甚至使徒们——的发明。正如我们先前所见，耶稣亲自引导彼得回答他所提出的问题：“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太16:15-16）。耶稣也接受了多马那大胆的信仰告白：“我的主，我的上帝！”（约20:28）。此外，当耶稣预备门徒面对自己的离去时，他应许真理的圣灵将要来到——这位圣灵从父而出，正如他自己也是从父而来（参约14:17；15:26；16:13）。早期教会敬拜中最清楚的三一论乃是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结尾亲自赐给使徒的。这正是我们在施洗说的话：“奉父、子、圣灵的名〔单数〕”（太28:19）。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随着新约圣经广泛地流传，三位一体的教义也得到越来越有力的印证。

上帝的儿子耶稣教导的真理为教会的三位一体信仰告白——《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奠定了基础。随后，这些信仰告白进入教会的敬拜生活，塑造了教会的祷告、诗歌与讲道。于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更确切地说，是教会信徒所使用的语言——成为更正式的信经语言的基础；而信经的语言反过来又坚固并塑造了教会的敬拜。

换言之，那些原本自然而然地存在于普通基督徒信仰告白与敬拜中的内容后来在教会的信经中得到了明确的表述。教会为什么最终转向信经，并进一步发展出更为完备的教义呢？这是因为教会面对一个足以致命的属灵仇敌：异端。

异端在确立正统信仰中的奇特作用

当你想到异端时，很可能会联想到某些否定基督教信仰核心教义的负面的思想。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异端是神学与灵性的毒药。然而在教会历史中，它也曾发挥过积极作用。让我们从教会神学与认信的整体图像来考察其原因。

在开始之前，我们需要先定义两个重要术语：正统与异端。正统一词源自两个希腊词汇，意为“正确”与“尊荣”。正统教导是正确尊荣上帝的教导；因其符合上帝在圣经中启示的自我，所以是可取且美好的。异端同样源于希腊语，意为“选择的行为”。异端是极其严重的问题。所谓异端，就是背弃信仰，并且所传讲的教导违背上帝启示的人。

这些词的含义颇具启发性：本质上，正统教会力求确保其教导与上帝的话语一致并尊荣上帝。而异端则植根于人的选择，在此选择中背离一次交付的真道，传播关于上帝和上帝的话的错谬教导。前者承认上帝的主权，后者标榜人的“自主”。前者引导教会按上帝的话认识上帝而蒙福，后者却引人入歧途、危害人的灵魂。

我们可以在圣经中看到正统信仰与异端的争战。试看保罗为福音及其教导所作的激烈辩护：“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加 1:9）。保罗也警告以弗所长老提防将来混入教会残害上帝群羊的豺狼，甚至指出“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

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徒20:30）。使徒恳求教会领袖们要警醒，并“守住那交托你们的善道”（提后 1:14）。他和其余使徒极其严肃地持守真理、抵挡错谬，因这关乎灵魂的得救。

在新约正典于第一世纪末完成并汇编成册以供广泛传阅之前，教会仰赖讲道、见证与信徒的信心——事实上也仰赖使徒们及其门徒的教导与著作。这些因素共同促成了隐性的正统教义。隐性意味着教会所信的一套教义尚未以信条和神学陈述的形式明确表达。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异端渗入教会，迫使教会界定其信仰，以清晰区分真理与谎言。异端通过使这些本已存在的需求变得更为迫切，从而“加速”了教会内的发展进程。

不过，还有另一个因素也在维系并传承这种隐性的正统信仰，那就是“信仰准则”。

信仰准则

在帖撒罗尼迦后书 2:15，保罗写道：“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

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当帖撒罗尼迦的信徒遭遇面对错谬的教导，保罗希望他们牢记已经领受的训诲。他们不应追随这错误的新学说，而要“持守所领受的传承”——无论是口传的训言，还是书信的教导。“传承”一词源自“传递交付”的动词。保罗的用词表明基督教的信息本质上是承袭的——即传递先前所领受的真理。

保罗是一名使徒，这意味着他所传的信息是从基督亲自领受的。使徒的身份使他口传与书写的教导皆具权威。早期教会尚未拥有成文圣经时，信徒便已领受并持守这使徒所传的见证。在基督徒还没有得见使徒著作之前，他们持守“信仰准则”——这是使徒宣讲与教导的纲要。作为“准则”，它用文字表明什么是真道，什么是谬误。

到了第二世纪末，“信仰准则”已经广泛见于基督教文献之中。³那么，它究竟是什么呢？它是一种采用三重结构的简明陈述，用来概括基督教信仰——这信仰由使徒教导，并交托给他们的门徒。多位早期基督教作家都把“信仰准则”视为对基督徒所信之内容的权威性概括。不同作者所采用的形式有时较长，有时较短，但其中始终包含一个稳定不变的核心教义。我们可以把它看作一种早期信经。以下是早期教父爱任纽

(Irenaeus) 于公元180年左右所著《驳异端》(Against Heresies) 中记载的一种“信仰准则”:

教会虽分散在世界各地，直到地极，仍从使徒及其门徒领受了一致的信仰：信独一全能的圣父，他创造了天地、海洋和其中万物；信独一的上帝之子基督耶稣，他为我们的救恩道成肉身；信圣灵，他藉众先知宣告上帝的旨意和基督的降临——包括由童贞女所生、受难、从死里复活、以及我们所爱的主基督耶稣身体升入高天，并且他还要在父的荣耀中从天再来，为要统管万有、复活全人类，好叫万有都向我们的主、上帝、救主和君王基督耶稣屈膝，“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腓2:1010-11），使他能按不可见之父的美意施行公义审判——将邪灵大军、堕落背道的天使们，以及人类中不敬虔、不义、无法无天和亵渎者投入永火；却将不朽的生命与永恒的荣耀赐予那些公义、圣洁并持守他诫命的人，就是那些从起初便恒守在他爱中，或后来借着悔改而归回，并在他的爱中坚忍到底的人；他还要以永恒的荣耀环绕他们。⁴

信仰准则具有多重功能。它既被用来考察预备受洗者，也被用来在他们受洗之后继续教导、培育他们；同时，它还作为教会阅读和讲解圣经时的一项释经原则。因此，“信仰准则”首先具有积极的功用。同时它也被用作抵御异端的武器，因为它帮助早期基督徒划定纯正教义的界限，从而将某些错误教导“排除”在正统信仰之外。

重要的是，“信仰准则”并不被视为一种与圣经并列的权威。随着圣经日益广泛地流传，人们逐渐把“信仰准则”看作是以概要形式表达圣经本身的教导。在早期教会中，这一准则就是那份传递给信徒的“信仰托付”（deposit），借此使徒的教训得以传承。随着圣经越来越普及，“信仰准则”仍继续发挥概括圣经教训的作用，并且逐渐自然发展为更为完整、详尽的信仰告白，例如《使徒信经》。

异端与早期信经的发展

当错谬出现时，便与既有神学产生冲突。正如犹大书 3 节所言：“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早已存在。这信仰早期隐含在教会的崇拜与信仰规范中。当某种教训与信

徒心中所信、以及他们在敬拜中所祷告、所歌唱的内容发生抵触时，他们自然会意识到必须作出回应。于是，早期的信经应运而生。它们并非凭空出现。异端迫使正统基督徒重新审视自己的信仰，并检验这些信仰是否与上帝的启示一致。经过这样的省察，他们便形成了《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中那种“明确表述的正统信仰”。也许用一个类比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过程。

几年前我看到过一则体育新闻标题：“印第安人痛击红袜”（Indians Slam Sox）。那是一场棒球比赛的报道——当时克利夫兰守护者队（Cleveland Guardians）还叫“克利夫兰印第安人队”（Cleveland Indians）——比赛中，克利夫兰队击败了波士顿红袜队（Boston Red Sox）。最终比分大约是13比6，因此看上去似乎是一场毫无悬念的比赛。但问题是我亲眼看了那场比赛，而且确信“印第安人痛击红袜”并不能准确反映比赛实际发生的情形。因为直到最后一局之前，两队之间始终只差一分。真正到了最后一局，局面才突然彻底打开。先是红袜队的投手开始表现失常，接着几次球的落点也碰巧对印第安人队有利。于是，到了第九局，在接连得到几分之后，最终比分才显得像是一场印第安人队的大胜。然而，任何亲历那场比赛的人都可以作证：其间一直存在着一个并未明说、却真实可见的事实——那场比赛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边倒。如果刊登这则标题的体育媒体接受“读者来信”，那么读者完全可以写信纠正这个标题，准确说明比赛的真实经过——也就是说，他们可以把原本“隐含”的事实“明确”地表达出来。

最早期的基督徒可说是亲自“看过那场棒球比赛”的人。他们亲身活在这信仰之中，也彼此为之作见证。然而，当后来有人出现，试图以失实的“标题”来描述这场“比赛”时，他们便深感有必要把自己对事情真相的见证表达得更加清楚：一方面纠正那些错误的见证，另一方面也以清晰的文字，将真理明确地记录下来。因此，异端反倒出人意料地成为一种催化力量，推动教会形成正式而系统的信仰告白。

早期的主要信经

我们已明白为什么信经、信条与要理问答对教会而言既是不可或缺的，也是上帝所赐的祝福；但对于这些信仰标准本身，我们还没有作太多介绍。接下来我们如果能熟悉几部主要的早期信经、它们的历史背景，以及其内容所涵盖的范围，将会很有帮助。

早期信经主要关注三位一体和基督论。《使徒信经》并非如名称所示由使徒亲笔撰写，而是从早期教会信仰规范中自然产生，以三位一体的形式表达使徒所传的教义。该信经大部分内容成形于二至三世纪，当时普遍用于洗礼仪式。约公元400年始获“使徒信经”之名，至八世纪初定型。《尼西亚信经》同样以三位一体的形式陈述教义，不过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所看到的，它最初是在第四世纪的亚流主义争论中形成的。

另一份早期信仰告白文献是《迦克墩信条》。它产生于公元451年的迦克墩会议。除了重申《尼西亚信经》之外，它还明确宣告：道成肉身的圣子乃是一个位格，具有两种本性。它以“不相混乱、不相改变、不相分割、不相分离”来描述这两种本性的联合，从而排除了多种异端观点。

我们最后要特别提到的一部早期信经是《亚他那修信经》；它同样阐明了正统的三位一体神学。尽管名称如此，这部信经并非出自第四世纪亚历山大的伟大神学家亚他那修（Athanasius of Alexandria）之手。它很可能写成于第五世纪末至第六世纪初，所表达的是拉丁语西方教会所阐述的三位一体神学。

宗教改革信条

新教教会诞生于十六世纪的宗教改革时期。中世纪晚期的教会深受腐败之害——无论在教会领袖、神学教义，还是基督徒生活实践方面都是如此。在这样的处境中，上帝兴起一些人按照他的话来改革教会。起初，这些改革者原本盼

望能在当时的教会内部推动改革；但不久后他们便看见罗马天主教会并不愿意改革自身的教义与实践。于是在十六、十七世纪的动荡之中，宗教改革者建立了多个不同的新教宗派，而这些宗派都以“唯独圣经”为根基。这意味着，他们一切的教导与实践都必须服从上帝话语的权威。凡与上帝的话语相违背，或无法从圣经中找到根据的，他们都予以拒绝。

总体而言，改教家们并不认为撰写信条与这些原则相冲突。他们需要制定信条，因为建立新教会时必须清晰阐明其教义。此外，异端教导再次成为催化剂。罗马天主教會的错误促使改革宗更精炼其教义。由此可见，积极与消极的双重动力共同催生了宗教改革时期的重要信条。从这个角度来看，早期教会之所以制定信经，与宗教改革时期之所以产生信仰告白，背后的推动因素有许多相似之处。

尽管信经与信条同属教会的认信文献，独特的历史境遇使信条具有显著特征。

首先，因信条撰写时间比信经晚了一千余年，它们凝聚了数个世纪以来对上帝圣经启示的神学反思。这些信条不仅确认信经内容，更以新的方式重述其中的教导，所以比早期信经更为全面。

其次，宗教改革的议题涵盖了从圣经的权威性到上帝恩典的本质再到教会治理等方面。由于中世纪时期教会逐渐受到腐败的侵蚀，因此教会需要根据圣经对更多不同的问题作出清楚明确的信仰宣告。宗教改革时期信仰告白之所以内容丰富、体系完备，是因为其作者长期深入思考圣经所教导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有意回应当时新建立的教会所面对的实际需要。

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最初几波浪潮之后不久陆续写成的一系列信条与教理问答，其内容主要围绕新教与罗马天主教教义之间的分歧展开。马丁·路德于1529年写成《大要理问答》和《小要理问答》。一年之后，也就是1530年，他与腓力·墨兰顿（Philip Melancthon）共同撰写了《奥格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重洗派以及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圣公会人士也撰写过信条；然而在撰写信条方面最为活跃的还是改革宗教会。

从乌尔里希·慈运理（Ulrich Zwingli）1523年所写的《六十七条》开始，改革宗在1520年至1650年间撰写了大约四十至五十份信条。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改革宗起初并没有像路德那样一位居于主导地位的领袖；与主要集中在德国的路德宗不同，改革宗的会众分布在许多城镇和地区——从瑞士扩展到德国、法国、荷兰、英格兰、爱尔兰和苏格兰。改革宗基督徒常常为了回应当地的需要，迅速起草自己的信条。然而，尽管这些信条在强调重点和具体应

用上各有不同，它们却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共同见证，因为它们都共同服从圣经及其清晰性。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信徒一同来到上帝的话语面前，却共同见证了同样的真理。主正在施行一场奇妙的改革之工——他召他的百姓离开罗马教会对于权威的错误理解，重新委身于他话语的权威之下。

尽管许多重要的改革宗信条都诞生于教会历史的这一时期，⁵ 但其中最为全面一个例子或许是1647年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产生于英国内战（1642—1651）的动荡年代。当时，英国议会召集了一个会议，原本是要以英格兰最主要的信仰告白《三十九条信纲》为基础，将其扩充为一份更为完整的信仰告白。然而，这个会议最终搁置了《三十九条信纲》，转而从头起草。其成果是一份共三十三章的信仰告白，以及《小要理问答》和《大要理问答》（三者合称“威斯敏斯特准则”）。由于战后接踵而来的政治权谋与角力，威斯敏斯特会议的成果始终未能在英格兰真正扎根；⁶ 然而它却在北方的苏格兰人中间生根，并产生了深远影响。

威斯敏斯特会议的工作极其卓越，以至于后来有另外两个改革宗团体对其信仰告白加以修订。这两个团体总体上认同其教义，只是在教会治理和圣礼问题上与之有所不同。首

先，英格兰的公理宗于1658年以《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为基础，制定了自己的信仰告白——《萨伏伊宣言》（Savoy Declaration）。改革宗浸信会同样以《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作为蓝本，制定了1689年正式采纳的《第二伦敦浸信会信仰告白》。

宗教改革时期及宗教改革后时期所撰写的许多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至今仍在指导着持守信条的教会。今天有信条派的路德宗教会、圣公会教会、浸信会教会，以及长老宗和改革宗教会。在各个宗派内部，对于应当以何种程度认信这些信条，仍存在不同意见。所谓对信条的“签署”是指一个人对某份信仰告白中的神学或教义持守到何种程度。总体而言，较为保守的教会群体通常要求更高层次的认信，尤其是对教牧人员而言。他们认为信仰告白虽然并非圣经本身，却是对圣经教导最好的概括。这正是持守信条的长老宗教会对于《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和《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的看法。改革宗的认信主义既然相信其信条准则忠实地概括了圣经所教导的整个教义体系，因此对于偏离这些准则的例外，只容许极少的空间。然而，改革宗认信主义始终坚持圣经拥有最终权威，同时也承认这样一种可能：我们的信条准则仍可在圣经的光照与规范之下得到进一步改革。这便带来了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是否应当修订现有的信仰告白，还是要撰写新的信仰告白呢？

修订、增补还是制定新的信仰告白？

由于改革宗认信主义所采用的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并不与圣经具有同等权威，因此原则上，我们应当始终愿意根据圣经对它们加以修订或增补。事实上，在那些持守《威斯敏斯特准则》的改革宗宗派历史中，确实曾作过各种修改和增订。其中有些改动相当轻微。例如二十世纪初，美国长老会删除了《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25章第6节中将罗马天主教教皇认定为敌基督的表述。另一些改动则较为重大。例如十八世纪的美国长老会曾修订《信仰告白》中三个不同章节的若干条文。这些修订一方面反映了新近成立的美国所处的政治环境，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一种神学观念：国家的行政官员不应介入教会事务。

修订

有意思的是，在上述两个例子中都是历史处境促成了修改，并进而影响了《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的内容。必须承认，总体而言《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所表达的是扎根于圣经、历久不变的真理。然而，这份文献中也有些部分对某一特定真理的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写作时代之历史处境的影戏那个。因此，当历史处境发生变化时，便可能需要对信仰告白作出修订——不是为了改变其神学实质，而是为了使其对真理的应用更贴合特定的时代处境。尽管如此，任何这类修改都应当以极其审慎和耐心的态度来处理。

教会总会感受到与当代环境相冲突的压力，这种压力冲击着其信条，因此教会也总会受到诱惑，想要修改自己的信仰告白。总体而言，这种试探应当被抵挡。时事更迭不息，今日看似至关重要的问题明日或许已无足轻重。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历久弥新，因为它们反映了圣经永恒的真理，以及早期教会和宗教改革时期来之不易的正统神学。

认信标准的一大祝福就是帮助今天的教会与过去的教会彼此连接起来。修改信经、信条或教理问答可能危及特定教会与自身历史的连结，也可能威胁教会整体的合一。从历史上看，六世纪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例子：西方教会在《尼西亚信经》中加入了一个拉丁词 *filioque*，意思是“和圣子”。这个词被加在论及圣灵及其从父而出的那一段中。西方教会之所以加上“和子”，是为了反驳那些否认基督神性的人；他们认为如果宣告圣灵不仅从父而出，也从

子而出，就能更有力地确立圣子就是上帝。然而，尽管这一修改出于良好意图，它后来却成为1054年东西方教会最终分裂的一个关键因素。即使在长老宗内部，美国长老会对于《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中有关国家行政官员之教导所作的修订如今也使他们与不列颠群岛的长老宗弟兄之间产生了些微差异。因此，尽管修改信经和信仰告白可能有充分的理由，但我们也必须始终以祷告的心，耐心地权衡这样做所带来的代价。

增补

对信条进行补充的潜在代价是相似的。虽然为了使表述更加清楚或为了回应不断变化的处境，可以对原有内容作出修订，但新增内容通常是受到当代问题和需要的推动。短期内不同宗派总能就紧迫问题制定立场文件和研究报告。这些都是处理可能具有暂时性的当代议题的方式，而无需修改那些具有持久性的信条文献。在这个过程中，耐心必须放在首位，因为今天看来对教会至关重要的事情，明天可能很快就会成为过去，不再受到关注。

教会必须谨慎自守，并运用智慧来分辨哪些问题触及信仰的根基；而且由于这些问题长期存在，或许值得纳入信仰告白，使当代以及后世的信徒都能对此有所认识。

例如，宗教改革时期的各份信仰告白虽然论及人的本性，但它们是否已经充分回应了当今教会所面对的种种人论问题与关切呢？几十年来，教会一直在思考并努力回应两个问题：人的生命究竟从何时开始，以及在人的生命尽头，我们应当如何忠心地照顾他们。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性革命又引发了一系列与性别和性有关的问题——从女性主义到跨性别主义。如今，随着科技以惊人的速度迅猛发展，又出现了有关超人人类主义的问题。⁷ 当然，还有那由来已久、根深蒂固而又极具危害性的种族主义之罪。那么教会应当如何回应这些问题呢？毕竟它们都与人论有关。

这些正是今日许多持守信条的基督徒出于诚意而提出的问题。在教会历史中，也曾有一些时期，神在其护理之中呼召他的百姓深入思考并反复辨析某些特定教义——例如，四、五世纪的三位一体论与基督论，以及十六、十七世纪有关救恩、教会和圣礼的教义。那么二十一世纪会不会正是深入思考“人论”的世纪呢？如果是这样，我们仍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常常忘记，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乃是释经工作的成果，也是经过长期神学锤炼与不断精炼之后所结出的果实。

如今，教会正处于这样一个时期，正在不断从圣经中探讨并进一步厘清有关人论的教导。眼下，制定新的信条性陈述的时机尚未成熟。面对人论方面的种种压力，教会一方面应当更深入地发掘现有信仰告白中已经蕴藏的丰富资源，另一方面也应鼓励人们继续就这一主题开展忠实而扎实的神学研究。也许有一天——而且这一天或许很快就会到来——这些研究工作的成果应当在改革宗信仰告白中占有一席之地。届时，实际如何增补信仰告白，就要由各个宗派按照其自身特有的程序来决定。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各宗派也应当考虑那些持守共同信条准则的其他宗派的意见，或与它们彼此合作。

新信条

还有一个问题是：教会是否应该重新制定全新的信仰告白。如果要做这件事，我们必须面临独特的宣教处境。历史上，改革宗教会向全球扩展时，始终携带着其信条和要理问答，这些文献足以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服事教会。例如《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最初虽起草于英格兰，却首先在苏格兰扎根；此后，它更被远至韩国和巴西这样遥远、文化迥异的地方所采纳。即使在今天，在纽约、伦敦和上海这些以现代世俗文化为主导的城市中，也不断有充满活力的教会建立起来，并以《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作为其信仰准则。

优秀的信条可以成为极具适应性的文献——只要它们能以通俗方式表达永恒真理。即便需要制定新的信仰告白，新的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也必然建立在历代信条文献的根基之上。即使在独特的宣教语境中，长老会仍会以《威斯敏斯特准则》为蓝本；荷兰、德国或瑞士改革宗教会会遵循《三项联合信条》；浸信会则承袭《伦敦浸信会信条》。简而言之，虽然我们不应该完全排除制定新的信仰告白这一可能性，但即使要制定新的信仰告白，也不应当是完全从头开始，因为上帝以他的恩典，在护理之中已经为我们预备了历代教会留下的信仰告白资源。

这并不是说撰写新信仰告白的人不应当亲自从事圣经释经。恰恰相反，他们当然应当如此，因为永不改变的是上帝的话语。然而，历代改革宗信仰告白中忠实释经所结出的果实，可以成为撰写新信仰告白时一个有益的起点。

结论

我们已探讨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的起源。教会的敬

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来孕育它们，而异端则作为催化剂加速了其明确的表述。也就是说，教会忠心地敬拜三一上帝以及“信仰准则”中所保存的使徒教导，共同为早期信经奠定了三位一体的框架。此外，异端的出现及其所带来的威胁也促使教会对信经的内容作出更加清晰、严谨的阐述。

宗教改革及后改革时期诞生的信条既承袭了早期信经的正统神学，又着眼于新的时代关切。这些信条比早期信经更为全面，致力于教导整全的圣经真理，并引导整个宗派在神学传统中前行。改革宗信条尤其坚定不移地持守圣经的权威性，虽在教义细节上各有侧重，却在扎根于圣经的改革宗神学特色中展现出显著的合一。

最后，我们探讨了修改、增补或撰写新信条的可能性。几个世纪以来，改革宗的信仰告白一直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因此我也提醒大家保持谨慎，避免随意修改这些信仰告白。从原则上来说，改革宗神学始终愿意不断改革，以便更加符合圣经的教导。但历史告诫我们：过多修改增补不仅无益，更可能使教义教导随时间流逝而淡化。当教会寻求在当今世界忠实地持守并表达其信仰告白时，需要有极大的耐心与智慧。

默想与反思

1. 你如何定义异端？你能想到哪些异端的例子？你如何知道它们是错误的？

2. 你如何定义正统信仰？举一个正统信仰的例子。你如何知道它是真实的？

3. 你是否认同作者关于新信条的观点？为什么认同或不认同？

4

认信主义的祝福

贯穿本书的一个信念是：归根结底，认信主义是教会的祝福。这在当今许多新教和福音派教会中看似矛盾。认信主义常常会成为一种拖累——对以圣经为中心的事工、圣灵引导的事工或适应当代文化的事工形成阻碍。本书尤其是本章将论证相反的观点。事实上，我们将看到认信主义实际上可以强化事工、促进属灵成长，并为教会注入活力。

这并不是说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不会被误用。它们确实可能被误用，而这种误用会削弱教会的健康。但在正确使用的前提下，它们将带来生命与活力——祝福教会，特别是在教导和门徒训练方面。本章将探讨信条为改革宗教会带来的各样祝福，无论是对其整体会众，还是对教会中的家庭与个别基督徒都是如此。

建立稳固的根基

在马太福音 7:24 - 27 中，耶稣以比喻结束了他著名的登山宝训。这比喻引导听众思考是否要将生命建立在耶稣教导的磐石上，以致当生命的暴风雨来临时，他们仍能屹立不倒。智慧人将生命建立在磐石上，愚昧人却将生命建立在沙土上。沙土并不坚固，它会流动迁移。今日许多教会的可悲之处在于，因缺乏清晰坚定的认信，它们建立在沙土上，长远来看终将无法站立。

在说明这一点时，我希望不要造成误会。教会所立的磐石是基督和他的话（参太 16:18）。然而一些最热忱主张“合乎圣经”的人却成了异端。他们不以清晰的信仰告白为根基，却把自己有限的理解与当时代盛行的各种意识形态混杂在一起，最终形成一套混乱不堪的教导。每个人研读圣经时都带着某种神学，无论这种立场是明确表达出来的，还是隐含其中的。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神学最为危险，因为这种神学是未经检验的。信条是公开表达的神学，并非个人产物而是教会集体的结晶。此外，正统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之所以稳固，是因它们根植于经受时间考验的上帝的话。一套经过历史检验、建立在上帝话语磐石之上的认信准则能为教会提供一个清楚而稳固的根基；如此，无论这个世界以世俗文化和虚假的宗教如何冲击教会，它都能站立得稳。

我的一些先祖曾试图保持长老会传统，但他们所属的宗派不断在根基上添加认信条文。这个宗派不再只是持守《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以及其中清楚阐明的圣经教义，而是编订了一整部“信仰告白汇编”；其中充斥着令人困惑、彼此不一致的内容，以致许多牧者和平信徒即使并不持守同样清楚、合乎圣经且属于改革宗传统的信仰告白，也能够加入教会。于是这个宗派的根基变得动摇不稳，其后果也极为严重。我的祖父母察觉到他们所属的宗派正在极速衰落，蒙上帝恩典带领，他们最终找到了一个根基更加稳固的宗派。他们选择寻求并立足于这样的根基，不仅使他们自己的信仰蒙福，也使我们全家的属灵生命因此受益。

为什么需要这样的转变？我的祖父母需要确知自己教会的信仰。否则，他们如何评估教会的讲道与教导？他们怎能确信牧师会按圣经教义牧养他们？怎能保证教会长老会在急剧变迁的文化中，以圣经的稳固根基引导他们？一份内容不明确、立场也不稳定的“信仰告白汇编”，使他们失去了一个清晰的衡量标准。

更重要的是，缺乏统一的认信使我的家人失去确凿的见证。他们不仅对所领受的教导心存疑虑——他们不确定

是否能邀请别人来自己的教会。如果一个教会连自己所相信的是什么都说不清楚，那么它向那些正在寻求基督教信仰、或希望在信仰上不断成长的人所作的见证也必然会变得模糊不清。一个连自身都没有清楚界定的信仰，是很难呼召别人来接受和委身的。

改革宗认信主义立足于圣洁的圣经，确信改革宗信条与教理问答是对圣经教义的最佳概括。当一间教会持守改革宗信条——例如《威斯敏斯特信条》——便是向会众与外界宣告其信仰根基与立场。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这种稳固性。我们的教会需要这种稳固性。否则脚下的地基将会动摇，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信心缺乏清晰稳固的立足之处；正如耶稣比喻中的房屋，这样的结构必然倒塌。

然而，坚固根基所带来的祝福，只是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提供的诸多益处中的第一项。

提供指引

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也为教会的教导提供方向。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这一点。首先是颂赞。也就是说，信仰告白，尤其是信经，将我们引向我们所敬拜的那一位。信经藉着聚焦于三一上帝，引导信徒的心思与心灵，使他们承认上帝是谁，并因他的所是而赞美他。它们穿透纷杂的宗教喧嚣，带领信徒关注最为重要的事；也正因如此，它们帮助教会始终以上帝为中心。对于家庭和每一位基督徒而言，也

是如此。多年来，在所有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的文字中，我听人引用得最多的莫过于《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第一问与第一答；人们常借此帮助信徒以上帝为中心，来认识并定位自己人生的方向：

问一：人生首要的目的是什么？

答：人生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

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还以另一种方式引导我们。它们将教会的教导和门徒训练聚焦于真正重要的问题上。在纷乱的时代，人很容易陷入困惑；而当我们身处困惑之中时，也很容易受到诱惑，跟随那些声音最大、最具说服力、企图为教会指引方向的人。认信主义则引导信徒归向那些经受过历史考验、确实可靠，并且居于圣经核心地位的教义。

教会周围充斥着大量空洞的议论——那些不能聚焦于核心真理、反而令人分心的闲谈；甚至教会自己的著述和教导，也可能不知不觉地重复这些空谈。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早期信经以及宗教改革时期最优秀的信条和要理问答在广泛汲取圣经教导的同时始终牢牢把握信仰的要

义。它们传达了我們信仰的核心。正如《耶利米书》6:16 所表达的，这些历久弥新、忠于圣经的表述引导我们回到那些经过考验、历经验证、已证明可靠的真道上：“你们当站在路上察看，访问古道，哪是善道，便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

平衡的教义

认信主义的另一项祝福是平衡。信经与信条并非将教会引向单一真理——甚至不仅仅是少数几条。因它们源于教会整体而非个人，自然不会将信徒引向某位牧师或神学家的个人偏好或失衡的侧重。相反，它们为信徒和地方教会提供一套均衡的基督教教义“膳食”。教会的认信准则不只是肉，也不只是马铃薯；不只是蔬菜，也不只是甜点。它们样样俱全，甚至还有一杯饮料，让人享用之后畅快满足。借着使教会在教义上的“饮食”保持均衡，它们有助于基督身体的健康。与此同时，它们也帮助信徒辨识那些残缺不全或失去平衡的基督教信仰版本。

分辨力

认信主义也带来分辨的祝福。我并不擅长辨认毒藤，但我的妻子对此独具慧眼，能分辨无害或有益的植物与有害

之物。这双眼睛通过引导孩子们远离危险，使我们全家免于无数个瘙痒难熬的日子。能够区分正统、健康的基督教与异端或不完整的信仰版本实为福分，因避开后者可使教会免于遭受许多属灵苦难。或许这可以通过一个故事来说明。

朱莉向来受奖赏驱动。幼时因父母承诺带她去游乐园，她便背下十诫；小学时为在会众面前领取证书并获得认可，她背诵了《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的大段内容；青少年时期因渴望成为毕业致辞代表，她追求每门课程都得A；即便成年后，她仍在职场追求卓越，因她知道随之而来的是奖金和公司的表彰。无论在教会、学校还是职场，朱莉一直都受到一种逻辑的驱动：“做了这件事，就会得到相应的结果。”她甚至不禁想，在信仰上为什么会不同呢？

然而，她所属教会的信仰告白帮助她偏离了这种在属灵上十分危险的思维方式。具体而言，《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第十六章关于“好行为”的论述帮助她看清了恩典与行为之间正确的属灵关系。其中说道：

5. 我们最好的行为也不能在上帝面前赚得罪的赦免或永生，因为它们与将来的荣耀极不相称，也因我们与上帝之间无限的鸿沟——我们既不能藉此使他得益，也无法补偿我们先前的罪债；即便我们竭尽所能，也不过是尽了本分，仍是无用的仆人。再者，这些善行之所以为善，是因为它们出于上帝的圣灵；但就它们是由我们所行而言，却沾染了污秽，并掺杂着极多的软弱与不完全，以致无法承受上帝严厉的审判。

6. 然而，信徒本人既借着基督蒙悦纳，他们的好行为也在基督里蒙悦纳；这并不是说，这些好行为在今生于上帝眼中已全然无可指摘、无可责备，而是说，上帝在他的儿子看待这些好行为，便乐意悦纳并赏赐其中出于真诚的部分，尽管这些好行为仍伴随着许多软弱与不完全。

信仰告白提醒朱莉要摒弃危险的观念，即她能靠自己的努力使罪得赦免。然而，朱莉知道自己蒙召要行善，而且她确实愿意行善，因为圣灵正在感动她如此去行。信仰告白正确地教导她：好行为确实是可能的，也必蒙赏赐；但这一切唯有在圣灵赐能力、借着基督蒙上帝悦纳的情况下才得以成立。

信经、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帮助基督徒建立一种合乎圣经、均衡全面的基督教信仰观，使他们能够辨别对福音、基督以及重要真理的片面甚至有害的理解。

对圣经教导的摘要

我们都熟悉向别人索要故事“概要”的情形。为什么会有这个需求？为了迅速把握核心要义。这正是信条准则对基督徒的帮助：它们精要地总结了圣经这部巨著的教导。但不同层次或长度的概览同样使我们受益。有时我们或许只需维基百科条目或百科全书词条般的简述，有时则需简洁的概要。

教会的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确实以不同层次和形式提供圣经教导的摘要。例如《比利时信条》以 37 条简明条款阐述各类教义主题；欧陆改革宗教会的姊妹文献《海德堡教理问答》则通过 129 组问答呈现教义，每组答案长度从一两句到整段不等；《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则包含 107 组问答。

教会的教导与门徒训练事工往往会分别为成人、青少年和儿童开设主日学课程，或提供其他不同形式的学习机会，因为教会认识到：由于人在身心乃至属灵生命的发展阶段各不相同，这些群体需要不同的“切入点”——也就是不同层次的教导——来进入并理解基督教信仰的真理。家庭同样

会留意父母、年幼儿童和青少年各自不同的属灵需要。改革宗教会的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既提供足够简明扼要的教导，使年幼者或初信者能够从中受益，也包含更为扎实深厚的内容，用以滋养那些正在日渐成熟的门徒。

此外，认信文献也以不同的形式呈现教义。信经和信仰告白所采用的散文形式尤其适合传达教义内容；要理问答的问答形式则特别有助于教导并帮助人理解、消化这些内容。因此，认信主义给教会带来的祝福不仅在于它为信仰提供了简明的总结，也在于它以多种不同形式作出这些总结，使之能够切合不同信徒在门徒训练上的具体需要。

条理与清晰的陈述

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之所以进一步成为教会的祝福，还因为它们对基督教真理的总结既有条理，又清楚明晰。组织严谨的神学内容，能够帮助人看见各项真理如何彼

此关联、融为一体。古代信经的结构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从圣父与创造，进而论到圣子与救赎，再到圣灵与教会。我们在其中不仅可以看见清晰的三一论结构，也能看见一条明确的脉络：从创造，到救赎之工，再到这救赎在教会中的施行。我们可以看看《使徒信经》：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与《小教理问答》同样具有清晰的结构：首先，它们阐明圣经关于上帝的教导；随后大约在全书中段，它开始说明：鉴于上帝是谁，以及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圣经教导我们对他当尽何种本分。《小要理问答》第38问以这样的问题为第一部分作结：“在复活的时候，信徒从基督领受什么恩惠？”回答是：“在复活的时候，信徒既在荣耀中复起，就必在审判之日公开得蒙承认和宣判无罪，并且在完全享受上帝中得着全然的福乐，直到永远。”接着，第39问开启第二部分，问道：“上帝向人所要求的本分是什么？”回答是：“上帝向人所要求的本分，就是顺服他所启示的旨意。”

这也与信仰告白所带来的清晰性有关。你是否曾在网上买过某件商品，却发现它的使用说明是用低劣的翻译软件处理出来的？这种令人沮丧的经历，往往使你不得不四处寻找更清楚的说明。同样，一些人或许并不认同《多特信经》或《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但很少有人会认为这些文献的具体内容含糊不清。这正是它们能够历久不衰的原因之一。

此外，不妨想想，学生是多么珍视那些能够把复杂概念拆解为清楚易懂、循序渐进的基本要点的老师。各项认信文件所做的也是如此，因此能够帮助处于不同年龄阶段或不同

属灵成熟程度的信徒。举例而言，让我们看看《威斯敏斯特信条》如何阐释得儿子的名分这一教义。我们将从《威斯敏斯特信条》第12章开始：

凡蒙称义之人，上帝在他的独生子里面，并为了他独生子耶稣基督的缘故，将得儿子名分的恩典，赐给凡被称义的人，藉此他们被归入到上帝子民的数目中，得享上帝众子的自由和权利。他们身上有上帝的名字，受儿子的灵，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呼叫阿爸父：蒙父的怜悯、保护、供养、管教，但永不被撇弃，反受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承受应许，成为上帝永远救恩的后嗣。

现在请阅读《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中关于得儿子的名分的问答：

问74：什么是得儿子的名分？

答：得儿子的名分，是上帝白白恩典的作为；上帝在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里，并因着他，使一切蒙称义的人被纳入他儿女的数目之中，归入他的名下，又将他儿子的灵赐给他们；使他们处在他慈父般的眷顾与治理之下，得享上帝众子一切的自由和特权，成为一切应许的后嗣，并在荣耀中与基督同为后嗣。

最后是《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中关于得儿子的名分的问答：

问 34. 什么是得儿子的名分？

答：得儿子的名分是上帝白白的恩典之举，使我们被接纳为上帝的众子中的一员，并享有其一切权利。

这三份文件中的神学立场相同，且都表述清晰。但每份文件对相同真理的阐释深度各有不同。我们在其他认信文献中也能看到这种渐进的阐释方式。

扩大视野

在基督徒家庭中成长是一种无与伦比的祝福。孩子们从父母、或许还有兄弟姐妹和祖父母那里学习信仰。上帝以独特的方式——藉着圣约——借着家庭工作，将他许多的选民带到自己面前。从成长角度看，让孩子认识到家庭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是十分重要的。同样，对于一个成长于基督徒家庭中的年轻信徒来说，能够认识到基督教信仰远远超越她自己的家庭，超越她所在的地方教会，超越她所处文化或国家的疆界，也超越她当下所身处的历史时代，这本身

就是一种福分。认信主义使门徒认识到，他们所归属的，是一个比他们自身、他们的家庭以及他们所熟悉的地方信徒群体更为宏大的共同体。它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它使他们扎根于那些可以追溯到教会信仰告白最深厚根基的古老信经之中，也扎根于那些历经数百年考验、已经证明其价值与稳固性的信仰告白之中。不仅如此，认信主义还教导门徒，他们的信仰不仅深深扎根于数百年乃至数千年的历史之中，同时也是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信徒共同持守的信仰。

如果基督徒把自己的阅读范围限制在本国过去十年间出版的书籍和文章上，那么他们的信仰就很容易局限于当代社会的关注重点和各种议题。这是不健康的。长此以往，这种有限供给往往难以满足门徒训练的需要，诱使他们向教会外寻求属灵智慧。我不禁想起那些在无认信标准、神学浅薄的教会中成长的朋友和家人。当他们离开少年时期的教会，面对大学与职业的挑战时，并未回溯成长教会的教导——那些教导似乎并没有足够深的泉源，可以为人生不断抛来的艰难问题提供答案。于是，他们转而寻求自助大师、东方宗教，或把各种自行挑选的信念拼凑成一套杂糅的思想体系。从长远来看，这些东西都无法提供真正的答案，也不能带来真正的满足；但相较于这些亲友在自己教会中所接触到的那种狭隘、肤浅的教导，它们似乎更有吸引力。认信主义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认信主义以兼具深度与广度的资源造福门徒。当一间二十一世纪的地方教会——其中许多基督徒拥有共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在主日敬拜中共同宣认《尼西亚信经》时，它不仅是在当地宣认这同一信仰，尽管这一点本身已经十分重要；它也是在与历世历代、遍布世界各地的正统基督徒一同宣认这信仰。这是一项极大的福分，因为它塑造出这样的门徒：他们知道，自己所持守的信仰已经经受住了各种不同的挑战——诸如战争、异端和空洞的意识形态。它塑造出这样的门徒：他们知道，自己的信仰超越时间、地域、语言和文化。它也塑造出这样的门徒：他们知道，无论自己心中最挥之不去的问题是什么，前人都曾提出过这些问题，也曾给出过答案。

因我们的上帝是万物的创造主，因他的救赎具有普世性，所以基督教信仰绝不仅仅是个人性的关切，也绝不仅局限于某一地方。上帝所创造、所拯救的，并不只是我，也不只是那些与我相貌相似、语言相同的人。认信主义强化了这一事实：古老的信经为我们对三一上帝的信仰赋予共同的表达，而改革宗先辈在信仰告白中所阐明的教义，则塑造我们对上帝恩典的认识。一个生活在二十一世纪墨西哥的基督徒，可以因知道自己今日用西班牙语亲口宣认的教义，正是十二世纪法国一位基督徒曾用拉丁语亲口宣认的教义，而深

蒙福祉。同样，一个今天在印度尼西亚背诵《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的基督徒女孩，也可以因知道巴西有一位年轻门徒正在做同样的事，而深得鼓舞。作为基督徒，我们所归属的，乃是一个远比我们所能思想或想象的更加宏大的群体；而认信主义正是把这一真理深植于上帝子民心中的一种工具——并且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工具。

信心

一个未曾学习运球、传球和投篮基本功的篮球运动员，在被邀请参加临时比赛时会缺乏自信。一个未掌握英语语法基础的学生，在被要求撰写论文时会感到信心不足。掌握一项运动的基本原理能使运动员真正参与比赛时充满信心。通晓一门语言的语法规则，则会使学生有信心在运用这门语言上不断进深。信经、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也发挥着同样的作用。认信主义为教会和门徒提供了一套“信仰的语法”，使那些不断成长的信徒得着信心；这正是认信主义带给教会和门徒的一项福分。

你记得自己信心真正扎根的时刻吗？是你怀着炽热的渴望学习更多圣经知识，增进对基督的认识和爱吗？那个阶段就像幼犬般充满活力却方向不明——当你付诸行动时，

常会跌倒碰撞。你需要的正是为这股能量赋予形态与方向的事物——它提供稳固根基与确据。对幼犬而言，那是训练；对一个初信的门徒而言，那就是信仰的基本功。

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对圣经的教导作出概括，既呈现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构成要素，也教导改革宗信仰的完整体系。门徒如此受到装备之后，便能以更深的理解和更大的确信来研读圣经，并在基督徒信仰中不断长进。

疑惑中的安慰与确据

基督徒的成长并不是一条从现状直达天堂得荣耀的直线。虽然信徒生命的总体轨迹是向上的，但这种成长往往伴随着曲折起伏——高山低谷、苦难疑惑交织而行。看似矛盾的是，正是在低谷时期，认信主义往往能发挥最深刻的作用。当基督徒在信仰的某些方面挣扎，甚至对某些教义产生怀疑时，他们从信经字句中所认知的客观真理，能提供清晰的话语来坚固摇摇欲坠的信心。

《使徒信经》中的这句话——“我信……罪得赦免”——对我而言，就曾发挥过这样的作用；我相信对无数基督徒来说也是如此。当我们想到自己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罪

时，很容易灰心丧气，甚至以为自己已经到了无法蒙赦免的地步。撒但最喜欢趁我们软弱低沉之际控告我们，使我们重新陷入一种对将临审判的惶恐之中。在这样的时刻，我就会想起《使徒信经》所说的：我的确相信“罪得赦免”。这句简短的话概括了圣经关于这一主题极为丰富的教导（例如民14:18；约壹1:9；2:1-2）。我相信这一点，是因为我相信那提醒我这些真理的圣灵；我之所以相信，也是因为基督已经为我成就了救赎之工。这些真理同样在《使徒信经》和《尼西亚信经》中被宣告。

当怀疑悄然袭来时，我们必须与之争战。要用客观真理来对抗主观感受。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蕴含着客观的圣经真理，我们可以把这些真理调动起来，提醒自己关于上帝、福音以及我们在基督里之盼望的核心真理。由于教理问答专为记忆而设计，数百年来许多基督徒都藉此抵御疑惑与动摇。《海德堡教理问答》那亲切温暖的语调，尤为我们在忧伤疑虑中带来特别的安慰与确据：

问 1. 无论生死，你唯一的安慰是什么？

A. 无论或生或死，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偿还了我的一

切罪债，并且救我脱离了魔鬼的一切权势。他又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会掉下。万事都互相效力，叫我得救。也因这缘故，他借着圣灵使我有永生的确据，并且使我从此以后甘心乐意为他而活。

《海德堡要理问答》以一句优美而令人难忘的话，将十余处经文中丰富的神学真理融汇在一起¹。

更好地研读圣经

当信仰告白语言带给我们安慰或帮助我们抵挡疑惑时，它所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其中所表达的圣经真理有多么丰富。正如本章前文所述，圣经是一部宏大的书卷。仅消化新约已属不易，何况整本圣经。信条将圣经真理浓缩为易于掌握的片段——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以经得起检验的方式，将上帝在圣经中的启示整合于一处。如此，它们实则引导我们更有效地研读圣经。

我们可以把圣经与信仰告白文献之间的关系想象成一个不断循环的反馈过程。圣经为改革宗信仰告白传统所接纳的这些文献提供了内容；而这些文献在阐明并概括圣经的意义时，又把我们引回圣经本身。如此，它们至少从三个方面帮助我们更好地阅读圣经：

(1) 它们解释圣经的含义并总结其核心教义；(2) 因此，当我们在阅读任何特定部分时，它们帮助我们着眼于整部圣经；(3) 它们提供了解读圣经的准则，表明哪些解释保持在正统的界限之内，哪些解释已经越界。总而言之，圣经始终是最高权威。

全面均衡地认识真理

信条文件平衡了圣经教导的各个层面，帮助我们理解这些教导如何相互契合。它们不仅展示我们偏爱的主题，更揭示各类主题的内在一致性，从而邀请我们探索信仰中可能被忽视的要素。虽然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在教会敬拜中具有核心位置，但它们同样应当在教育门训事工及家庭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

从历史上看，这些信条文献正是这样被使用的：教会中最早具有明确形态的信经，曾被用作教导工具，预备初信者接受洗礼；许多持守改革宗信仰告白的教会，也会运用信经、信条，尤其是要理问答，来预备领餐会友参加主餐；此外，信条文献也是主日学、门徒训练小组和家庭敬拜极佳的

教材。它们在教育上的宝贵功用实在无可忽视——无论对教会、家庭，还是个人研读而言，都是如此。可以说，信经、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通往真理的“登山口”；每一个都为进一步探索信仰的某一层面标明路径，而这些信仰真理将不断滋养并扶持基督徒，贯穿其一生。

当认信标准不再成为祝福

虽然本章我着重论述认信主义的祝福，但我也不愿忽略信经、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可能被误用的方式。其中一种误用，就是让这些文献在教会的生活与事工中取代圣经本身。如果有正确的理解，信条文献乃是置于圣经权威之下的，也是对圣经进行反思所结出的果实。因此，尽管它们可以成为帮助我们理解圣经的有益指南，却绝不可被视为神的话本身。

还有一种做法会误用认信标准，就是将其视为锤子而非护栏——即用来攻击不熟悉其内容者，或镇压信徒间任何教义偏离的苗头。我要谨慎申明：认信文件应当明确标出越界之处。它们确实能警示踏入危险领域者；事实上，它们也可以作为一种准则，用来判断一个人何时已经进入异

端的领域。但如果这仅是他们在教会中唯一的功能，那么它们便无法发挥原本应有的作用。

结论

当我把认信主义与教会的教导和门徒训练事工联系起来时，我试图揭示那些忠实地持守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的教会及其会众所蒙受的特殊恩福。我曾将认信标准比作防护栏——防护栏不仅使我们远离危险，更指引我们安全抵达目的地。我们已经看到，这些认信防护栏带来了诸多属天福分。

默想与反思

1. 思考本章所描述的福分。哪些对你来说最有吸引力？哪些令你感到意外？为什么？
2. 请描述你在自己生命中经历过的认信主义带来的福分，或期望在未来体验到的福分。
3. 你是否曾经历过认信标准被误用的情况？发生了什么？教会和个人该如何避免误用认信文件？

5

认信主义与教会的健康

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取决于基因、长期良好的饮食、规律适量的运动、安全的环境等因素。同样，我们在上一章所见的各样祝福都在促进基督徒、家庭和会众的健康上各司其职。本章将重点阐述改革宗信条对教会整体健康的三大具体贡献：(1) 在动荡时期提供根基与视野；(2) 塑造教会的牧师与长老；(3) 促进教会的合一。

认信主义在动荡的时代提供根基与视野

现代西方世界对教会而言是一个充满动荡的时代。过去一个世纪以来，社会对于上帝、教会以及传统道德的态度都经历了重大的转变。就算我们只有些许跨世代的意识也能看出：世界大战、性革命、后现代（或超现代）思潮以及科技革命，都在不同程度上重塑我们的社会文化与观念。

例如，从我祖父母所处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代到我自己这一代，其间所发生的变化之大几乎令人难以想象。那么，在如此剧烈而持续的变迁之中，教会究竟如何才能兴盛？

我后院的例子或许能提供启示。那里有一棵巍峨的白橡树，高耸过我们的屋顶，从春季到初秋，它繁茂的树冠投下怡人的荫凉。这棵树很美，却也让我忧心。几年前，它断落的枝干险些严重损毁我们的房屋并伤及屋内之人。此后一段时间，每逢雷暴或狂风，我都不由自主地绷紧神经。

后来我请来树木学家评估其健康状况。值得庆幸的是，尽管这棵树已逾百岁，整体仍很健康。但他建议每年向根部注射营养剂。我听了他的建议，现在那棵树长得很好。

我们从中看到什么？植物的健康关键在于根系。根部为茎干输送养分，继而滋养枝、叶与花。如果根系衰败，整株植物终将枯萎死亡。教会也是如此。

教会的生命力取决于其是否汲取上帝的话的活水。教会要如何做到这一点？通过它的根基。扎根于上帝之道沃土中的教会，能将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作为强健的根系，帮助信徒理解真理、吸收正统教义而非异端或错谬的思想。

这个根系的比喻很有帮助，因为植物生长需要时间——某些树木甚至需要漫长时光。但树木扎根的时间使其得以稳固。教会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的根系早已深植。历经数世纪对圣经的深思熟虑，它们为教会输送健全教义的滋养，使其在动荡时代中巍然屹立——不仅屹立不倒，更为受其荫庇者提供庇护与荫凉。

因此，完善的认信能促进教会健康，历史性的视野也有这个作用。C. S. 路易斯（C. S. Lewis）曾有一段著名的警告，指出如果我们只阅读当代书籍，就会形成一种狭隘的视野。这样的书往往帮助有限，因为“它们如果是正确的，它们告诉我们的多半只是我们已经隐约知道的真理；它们如果是错误的，则会使我们本已深受其害的谬误更加严重。唯一的缓解之道，就是让历世历代那清新的海风不断吹拂我们的心灵；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阅读古老的书籍。¹⁹”或者说：阅读古老的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今天，许多教会都意识到它们需要

一种比当下文化更深广的视野，却不知道该从何处寻找。信仰告白传统帮助教会扎根于那些经过时间考验、足以滋养教会健康的资源之中；与此同时，也使教会得以领受那“历世历代清新的海风”所带来的宽广视野。

认信主义塑造教会的牧师与长老

圣经呼召某些男子担任长老，负责教导、带领并牧养会众（参提前3:1-7；多1:5-9）。他们的带领对于教会的健康至关重要。一个人蒙召担任长老职分时，会在按立礼中宣誓。在我所属的宗派——美国长老会（PCA）——第一项誓言是持守圣经的权威；第二项誓言则涉及信仰告白准则：“你是否真诚接受并采纳本教会的《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承认其中包含圣经所教导的教义体系？并且，你是否进一步承诺：如果你在任何时候发现自己与这一教义体系的任何基本要点不再一致，你会主动将自接受此按立誓言以来自己观点所发生的改变，告知你所属的堂会长老会（即地方教会的长老团）？”²这类誓言在改革宗和长老会教会中十分

常见，其目的在于使长老对教会的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负责——在这里，所指的就是威斯敏斯特准则——从而保护会众。长老必须持守教会的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因为这些文献概括了教会首要权威——圣经——所教导的内容。

大多数改革宗教派并不要求平信徒加入教会时必须认同认信标准。但对教会领袖的要求更高，因为他们的教导与牧养工作受这些准则约束。地方信徒群体中既有初信如婴孩的基督徒，也有与基督同行九十载的成熟圣徒。但所有基督徒——从最不成熟到最成熟者——所需的，乃是合乎上帝之道的忠信教导。在一间持守信仰告白的教会中，多年来会有许多不同的人登上讲坛，或担任长老职分。他们的恩赐与性格可能大不相同。一位牧师或长老独特的恩赐，甚至可能在一间教会中留下鲜明而深远的印记。然而，有一点应当将他们众人联结在一起：他们的教导与牧养，都应当受到教会的圣经、信条和要理问答的规范。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信仰告白为根基的教会领袖能够确保一个地方教会在教义上的纯正。教会仅将认信文件挂在网站上是不够的。不，该教会的长老们必须持守那份认信，并通过教导、讲道和牧养将其贯彻于教会生活之中。改革宗的

认信主义的纯正与稳固不仅在于教会认同并持守一份信仰告白，也在于那些在上帝面前起誓要持守它、并以它作为带领教会依据的长老真正把它们“活”在教会群体当中。

促进教会的合一

耶稣上十字架前，在楼房里与门徒聚集时向父祷告。约翰福音 17 章记载了这道成肉身的圣子向慈爱天父的祷告，这是新约中最长的祷告。在耶稣祈求的诸多奇妙的事迹中，最令人难忘的或许是为我们合一的代求：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地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约 17:20-23）

耶稣的祷告唯有在新天新地才能完全实现。然而，

既然基督为他子民的合一祷告，我们也当为此祷告并竭力追求。事实上，因这是耶稣所祈求的，教会的合一正是其健康的标志。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合一究竟以什么方式呈现出来。

基督所祈求的合一要等到新天新地时才能完全实现，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心需要被彻底洁净。唯有等到将来那个时候——那时，我们那充满诡诈与分裂的罪性得以完全成圣——我们才能真正认识并经历这种合一。即便如此，在教会现今仍处于成圣过程的状态中，基督徒依然能够真实地经历合一所带来的福分。

我特别强调“真实的合一”，因为不幸的是，教会常提供一种虚假的合一——这种合一源于认信的最小化，即通过缩减基本信条来扩大教会成员的范畴。有人说“教义导致分裂”，于是教会淡化教义，徒然追求更大的“合一”。但这些教会永远无法达成目标，因为真正的合一需要实质性的联结。

认信主义能促进合一，因为它提供了健全的教义框架，使教会与信徒得以实质性地联合。事实上，认信主义正是教会为追求“一主，一信，一洗”（弗 4:5），并“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腓 2:2）

而作出的努力。信经、信条与教会的要理问答论及三位一体、基督、福音、教会、蒙恩之道等丰富内容——它们充满实质性的内容，而非空洞的陈词与无意义的愿望。

这些都是教会与基督徒必须持守的纯正圣经真理。通过顺服共同的信条，教会与基督徒联合为一体。我们的合一绝非徒有其名，只要我们真诚持守认信，这合一便建立在最根本的信仰根基上。当我们持守相同认信时，就能在合一中彼此劝勉。

认信主义的可贵之处在于：这种合一既体现于地方教会成员之间，也贯穿于区域或宗派层面，甚至能让远隔雅加达与圣地亚哥的基督徒因共同认信而联合。既然这种合一反映了基督祷告的心意，它就绝不只是因为信徒共同持守同一份信仰告白，或在敬拜中共同诵读同一篇信经而存在；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这些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的内容，真正为人所信。信心乃是圣灵的工作——正是圣灵带来真正属灵的健康。对纯正教义的真实信靠，显明了教会真正的健康；而这种健康，则是在一种扎根于圣灵工作之中的信仰告白传统里得以成全和培育的。

结论

健康从来不会凭空而来；它需要付出努力。更重要的是，它需要合宜的资源。我们的身体需要各种维持健康的条件，从优质的食物到洁净的空气，莫不如此。同样，我们的教会也需要信条。

与某些人的主张相反，认信主义并不会产生死气沉沉的教会。相反，当它被圣灵长期祝福并赋予能力时，反而能在教会中催发生命。这是因为健康的认信主义能培育信心。认信主义本质上是一种呼召——呼召人们相信那些根植于圣经、并总结于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的教导。它响应了被圣灵默示的希伯来书作者的呼召：“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盼望，不至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来 10:23）。一个蓬勃发展的认信主义不断呼召基督徒向上仰望他们的上帝，思想他们为他们所成就的一切以及他对他们的呼召——这乃是对信心的呼召，也是对信心所带来的一切属灵健康的呼召。

默想与反思

1. 在你的一生中，或者在过去几年里，你看到文化发生了哪些变化？面对这些变化时，一份固定而持久的信仰告白可以怎样帮助你？

2. 你知道你所在教会的领袖是否认同并持守某一份历史性的信经或信仰告白吗？如果知道，你是如何知道的？如果不知道，你可以怎样了解这一点？

3. 想一想，你是否曾经与一位来自其他宗派或信仰传统的基督徒谈论过信仰。你在开始这次谈话时，是否知道对方相信什么？为什么知道，或者为什么不知道？如果你当时知道对方的信仰，这会如何影响你接下来所说的话或所采取的行动的？

认信主义问答

读完本卷后，你可能对改革宗认信主义这一主题存有一些疑问。本节将尝试预判一些问题并予以回答。有些问题在前文略有涉及，因此我的回答会有所重叠。另外一些问题则会带来新的内容。

“唯独圣经”难道不与认信主义矛盾吗？

唯独圣经这一信念最初由早期教父阐明，后被改革宗重新强调。它主张圣经——因为是来自上帝的启示——是我们信仰与实践的终极权威。然而这一教义常被误解。其支持者与反对者有时认为它意味着圣经是教会中唯一的权威。如果唯独圣经是我们的权威，哪理还有空间容下其他权威——即便是从属性的权威？

然而，正是那些推动并发展“唯独圣经”教义的宗教改革家确定了早期教会的信经。事实上，他们坚定地主张自己所做

的不过是使教会重新回归其根基，而这根基也包括教会历代信经所宣认的正统神学。在他们看来，“唯独圣经”与信经彼此并不冲突。相反，他们承认那些忠实反映使徒教训的次级权威。唯独圣经所反对的，乃是任何被置于与圣经同等地位的权威——无论这种权威是口传传统，还是教皇的正式宣告。

“唯独圣经”主张：圣经乃信仰与实践最终且唯一无误的准则。这项教义从来不是说，圣经是教会生活或基督徒个人生活中唯一存在的权威。

我们的信仰关乎一位真实的“人”，而不是一纸文书，不是吗？

对认信主义的一种常见批评是它削弱了我们信仰中人性的层面。毕竟，认信主义关乎正确有序的言辞和文件——那些包含段落、章节和条款的文献。这是否会使我们的信心偏离与三位一体上帝或基督位格的个人关系，转而聚焦于历史文献及其精心编排的措辞？

真正的基督教始终是位格性的。因人类是按上帝形象所造，我们是有位格的存有。上帝自永恒以来，就以三个位格在爱的相交中存在。圣子——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格——取了

人的肉体，住在我们中间。当他复活后升入天堂，三位一体的第三位格圣灵被差遣来继续圣子在世上的事工。事实上，圣灵使信徒与圣子联合，以致我们被带入天父的家中，并通过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与上帝交通。因着恩典，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并彼此互为弟兄姊妹。基督教信仰全然是位格性的。

然而如何理解三位一体的位格或基督的位格？这就是一切。这就是神学。那些在我们的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中清晰简明阐述的神学，帮助我们认识那位与我们建立关系的独一真神。

如果我们将认信标准视为其自身的目的，便是误用了它们。如果使用得当，它们会教导我们认识我们的上帝，认识基督的品格，也认识他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因此，尽管以文字形式呈现——恰如圣经——它们帮助塑造并显明我们信心的对象之实质：基督。他是我们所信的那位，而信经则通过概括上帝在圣经中对他自己的启示帮助我们明白这位基督究竟是谁。

如果我们把信条标准本身当作目的，会发生什么？

虽然信条标准本身绝不应成为目的，但这并不是说它们不可能被转化为目的。遗憾的是，这种情形在教会历史上确实一再发生。一旦如此，僵死的传统主义便会滋

生。这时，基督教信仰所关注的就不再主要是那位拯救我们的、永活的三一上帝，反而变成我们是否已经弄清各种教义公式的每一个细节。原本应当服事真理的教义反倒取代了真理本身，成了主角。

当我们把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中的教义表述当作主角时，就容易将认信文件视为与圣经具有同等权威性。非但没有让这些文件在教会中保持其作为次级权威的正当位置，反而将其奉为神圣的经典——视为不容置疑、永不可改进的绝对权威。本书虽主张修订认信文或撰写新信条时需极度忍耐与谨慎，但改革宗认信主义原则上仍对修正或增补持开放态度，因为唯独圣经本身才是无谬误且完备的。

认信标准不就是用来约束别人、压迫别人的吗？

遗憾的是，认信标准更多是被用来划定和维护教会的界限，而不是用来坚固信徒的信心。或者它们可能成为胁迫他人、产生机械顺服的工具。滥用认信准则往往会带来怨恨抵触之心，而非经过深思熟虑、发自真诚的信仰告白。

当然，认信标准确实要求教会成员（尤其是教会职分人员）顺服。教会也需要守护其教义边界。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明确了正当界限，但将其用途仅局限于此并不明智。认信标准不仅是边界标记；它们更向信徒显明信心得以茁壮成长的沃土。

教会可以通过在敬拜仪式与门训事工中运用认信标准来坚固群羊的信心，从而避免滥用。例如在我所在的教会，我们定期使用古代信经中的一篇、《威斯敏斯特信条》的某段条文，或《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海德堡教理问答》中的某个答案，在崇拜时告白我们的信心。此外，我们使用《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来预备圣约子女领受圣餐。我们也经常以信经、信条或教理问答作为成人主日学课程的根基，为要引导会众认识并扎根于信仰的初阶。

认信标准仅适用于牧师与长老吗？

牧师与长老需依据教会或宗派的认信标准接受考核；他们必须研习教会的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并宣誓持守这些文件。这可能会让人误以为此类文件仅适用于教会领

袖而非平信徒之事。事实并非如此，但当牧师和长老从未在讲坛提及信经、信条或教理问答，也未在教会门徒训练事工中教导这些内容时，这种偏见就被强化了。理想情况下，教会领袖应当精通认信文献并对其负责，同时也要教导会众，从而坚固他们的信心与对圣经的理解。

为什么需要信仰摘要？

我们需要信仰摘要的原因非常简单。首先，唯独圣经向我们显明信仰的根基与内容。然而，圣经是一部极其宏大的书卷，包含六十六卷由多位作者跨越数千年写成的著作。对如此宏大的书卷进行摘要极为有益：它们可融入崇拜仪式；可供长老会和堂会使用；并应用于主日学课程、门徒训练小组和家庭灵修中。

其次，摘要帮助我们以更整体的眼光阅读圣经，使我们在研读时始终把握全局。地图就是一个很好的比喻。查看一座城市的完整地图时，我们首先会对整个区域形成总体认识；然后，再根据这幅全景图确定自己身在何处，以及想要前往哪里。同样，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也帮助教会和基督徒在查考圣经任何一个具体部分时，始终顾及那个“整体”——也就是圣经全部的教导。

正如不均衡的饮食会损害身体健康，不均衡的属灵饮食也会带来属灵的疾病。信仰告白传统帮助教会和基督徒以整本圣经为背景来解释具体经文，从而确保他们拥有健康而均衡的属灵饮食。它也能帮助读者避免对圣经作出失衡而又个人化的独特解读，因为它使人始终记得：某一具体经文究竟如何置于整本圣经教导的总体框架之中。这样，教会便能免受那些只围绕自己偏爱的少数主题来进行教导和带领的讲道人所影响；而平信徒也会看见，圣经中的教义远比那些天然最吸引自己的主题更加丰富广阔。

认信主义是否限制了我们在基督里享有的自由？

当基督藉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为我们成就了救赎时，我们所领受的伟大福分之一就是在他里面的自由。正如经上所记：“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 8:36）。没有任何信条声明能威胁我们从罪中得释放的自由，以及圣灵所推动的对基督的追求，因为没有什么能挑战基督释放他子民的权柄。

有人担心信经的防护栏或信条的边界会像给信徒生活套上紧身衣般，威胁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自由。然而这些规范远非限制。

信条、信经和教理问答的作用在于标出两件事：首先，

当我们在基督里的自由受到威胁时，认信标准作为防护栏就划定了界限。例如如果否认基督的神性或声称他实际上没有死，就根本谈不上在基督里有自由。其次，认信标准承载着历经数百年教义争辩而沉淀的永恒智慧。它们显明前人错谬之处，从而为当今可能动摇的信心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从积极方面看，智慧的认信标准为活泼信心的茁壮成长铺设了道路。基督徒虽有自由，但这自由并非肆意妄为的放纵，而是追求基督般成熟的自由。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展现了教义上的成熟，并能帮助信徒增长信心。

认信主义是否会造成基督徒与教会间的分裂？

既是也不是。认信主义同时具有分裂与联合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如果某教会采用某一认信标准，而其他教会采用不同的认信标准，这些标准便使其彼此分离——毕竟真理将光明与黑暗、正确与错误分别开来。另一方面，采用相同认信标准的教会则得以联合，且能明确知晓彼此共同的立场。后者尤为重要。

如果没有认信，就没有清晰的信仰声明——合一也就难以实现。基督徒如果要享有真正的合一，就必须理解彼此

的信仰。这种理解奠定了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信经与信条将共同认信的人联合起来，但它们也澄清了自身的信仰，使基督徒能与持守不同信条的人展开对话。这些对话能产生更大的合一，因为基于理解的清晰对话可能说服他人加入同一认信。

这在我与一位认信路德宗信徒的对话中得到了体现。因我明白改革宗信条的内容，也了解路德宗信条的内容，而那位路德宗信徒既清楚自己的信条，也能知晓我的信条，我们便得以进行富有成效的对话。我们的信条表明，我们能在基本基督教教义下坚定地联合，同时也清晰地显明我们尚未合一之处。以我们对主餐的理解为例：改革宗与路德宗信条明确阐述了关于基督在相交中临在的两种不同观点。这种认信的清晰性消除了误解，促成了更优质的对话——就我的经历而言，它更向我显明了需要说服对方之处！

大多数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不就是西方基督教历史的产物吗？

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旨在联合全体基督徒，而不仅限于特定时代与位置的群体。如果认信主义只是教会某一部分的表达，那确实令人担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诚然，认信文件必须由某些人在特定时空撰写，但其本质是普世性的信仰宣告，足以让“许多的人...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启 7:9）的群体共同宣认。这至少是它们的初衷。现实如何呢？

早期信经由古罗马帝国时期的教会制定。来自非洲、欧洲和中东的希腊语与拉丁语神学家及领袖共同参与编撰了《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及《迦克墩定义》。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境内外的传播，这些信经成为普世基督徒的联结纽带。早期信经之所以被近乎普遍接受，正因其诞生于教会历史的早期阶段。

改革宗信条则情况不同。它们出现较晚，是宗教改革后西方教会的产物。然而，尽管改革宗信条源于西方语境，其影响却未受地域限制。事实上，我在第三章中曾指出，《三十九条信纲》与《威斯敏斯特信条》自十七世纪至今在不同文化中展现出极强的“可移植性”——我们看到《三十九条信纲》在非洲与澳大利亚蓬勃发展，而《威斯敏斯特准则》则在韩国、巴西和中国广为采用并持续发挥影响。

改革宗与认信传统有什么联系？

成为改革宗信徒就是以上帝为中心、高举基督、并扎根于圣经。换言之，就是被教义塑造，因为教义教导我们认识上帝、基督、圣经以及更多真理。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来源汲取改革宗教义，包括古今伟大的神学家。但或许学习改革宗教义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改革宗教会的信条与教理问答。

自形成之初，改革宗教会便具有认信的特质。他们力图回归教会教导的伟大源泉，这意味着首先要回归圣经，同时也意味着回归古代教会信经。到了十六、十七世纪，改革宗又进一步承继这种信经传统，借着信仰告白与要理问答，按照圣经系统地阐明教义。这些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形成的历史背景，包括改革宗与罗马天主教，以及与其他新教群体——如路德宗和重洗派——之间大量的教义争论。即使到了今天，一个改革宗教会或宗派仍会借着其信仰告白来表明自己的身份；这份信仰告白如同一个汇集一处、即可查明全貌的教义纲要，说明教会从上帝、救恩，到教会与圣礼等各方

面究竟相信什么。改革宗教会和改革宗基督徒，并不是“走一步算一步”，随时自行编造所信的内容；相反，他们首先受圣经规范，其次也受那些最精要地概括圣经教导的信条和要理问答约束。作改革宗，就意味着持守信仰告白；因为作改革宗，就意味着重视教义，并甘愿受真理规范。

信条与系统神学之间是否存在区别？

如果将一本改革宗系统神学教科书与一份改革宗信条并置对照，你会发现诸多相似之处。二者都试图概括整本圣经关于某些核心主题的教导。改革宗信条得出的许多结论，也与改革宗系统神学不谋而合。因此，信条与系统神学文本存在部分重叠，但同时也存在一些关键区别。

信条由代表教会或宗派的众多作者共同撰写，旨在清晰简明地阐明一个教会的官方教义——这些教义将指导该教会的讲道事工及按立长老的标准。系统神学或许不够简明（有些著作长达数卷！），且由个别学者独立撰写。这类作者（理应！）是教会成员，并对特定神学传统负责，但系统神学文本并不代表某个宗派的官方教导；它仅表达作者的神学观点。

此外，信条的写作本就是为了成为对圣经教导具有恒久效力的表达。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论证的，教会对于修改既有的信仰告白，或另行撰写新的信条，都应当极其慎重。然而系统神学并不只是总结教义；它还要使教义与历史上及当代的思想展开对话，并将神学结论应用于当代文化。因此，每一个世代都需要有新的系统神学著作问世，而信仰告白则并非如此。

信条与教理问答需要圣经经文佐证吗？

这个问题的答案看似简单直接：改革宗信条与教理问答应当包含经文佐证，因为信条文件本身并非圣经。提供经文佐证是为了表明信条或教理问答的教义源自圣经的权威性；这进而引导读者将其教义根基建立在圣经的具体经节上。鲜有改革宗基督徒会反对这点，多数人可能更会主张经文佐证使信条和教理问答更具实用性。然而，历史与实践经验提醒我们需谨慎行事。

例如1646年12月4日，当威斯敏斯特会议的神学家们将《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呈交英国议会时，他们所提交的文本并未附上圣经证明经文。会议记录显示，这些神学家

曾就支撑其教义的圣经经文进行了充分而细致的讨论。然而威斯敏斯特会议起初并不愿在信仰告白中附加证明经文，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仿佛某项教义只是建立在所列出的那几处经文之上，而非建立在圣经整体的教导之上。¹

实际上，教义往往建立在整部圣经的众多经文之上，因为圣经本身具有自我诠释性。正如《威斯敏斯特信条》所言：“解释圣经的无谬误规则就是圣经本身：所以当对某段圣经的真实完整意义（其意义并非多元，乃是一致）发生疑问时，就当用更清楚的经文来查考和确定”（1.9）。

信条与教理问答的佐证经文标明了教会教义所依据的关键权威圣经文本，这固然有益。但认信文献的读者当明白：信经、信条或教理问答所宣告的教义的根基在于整本圣经。一两处佐证经文不应被视为教义的终点，而应作为研经的起点，引导我们查考圣经对该主题的全部教导。

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是否会使信仰“过于理性”？

担心信仰“过于理性”，实则是担心信仰失衡。我想真正的信徒不会否认我们的信心具有理性的成分。毕竟，要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必须先知晓关于他的某些真理——例如他是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而死的上帝之子。但我们的信心不仅关乎心智。《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第 86 问教导我们，必须“唯独领受并安息于基督耶稣以得救恩”。仅仅知道关于耶稣的事实并不能拯救我们，但对他的信心必然包含对他的认识。事实上，救恩要求我们首先认识关于主的真理，继而从心灵深处领受他、安息于他。正如路加福音 10:27 所言：“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

基督教信仰关乎我们全人的投入——从认识上帝到信靠基督，再到被圣灵引导而顺服圣经。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包含许多至关重要的圣经真理；我们如果要得救并享受与上帝之间的圣约生活，就必须认识上帝，以及他如何与我们相交、施恩于我们。然而，这些信仰文献并不只是告诉我们应当知道什么。尤其是要理问答，更向信徒具体显明：应当如何祷告，又应当如何按照上帝的律法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诚然，当信仰告白类文献被视为目的本身时，确实可能使教会的信仰生活流于过度理智化，仿佛基督信仰所关心的只是掌握教义内容，而不是让教义深化我们对上帝的爱。然而，把信经、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本身当作终极目的，乃是对它们的误用。古老的拉丁格言 *abusus non tollit usum*（“误用并不能废除正当的使用”）正适用于此。如果加以恰当运用，这些信仰告白类文献就能滋养人对三一上帝活泼的信心，并引导信徒在生活中忠信地践行门徒之道。

认信标准难道只针对教会中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成员吗？

认信文献传统上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撰写，以便触及教会中所有人。如今由于年代久远，其中确实存在某些过时的用语——这些用语有时会为提升可读性而现代化。但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本身并不要求特定的教育水平。苏格兰高地上受过小学教育的平信徒与华盛顿特区拥有博士学位的平信徒姊妹都能同样有效地阅读和使用它们。

认为认信标准偏向知识阶层，可能是因为对印刷文字存在偏见或怀疑。然而自宗教改革开始，对印刷文字的重视便

已存在。改教家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并利用印刷术传播圣经和其他基督教文献。这种对阅读圣经话语的重视推动了识字率在西欧乃至更广范围内的显著提升。虽然读写教育带来了诸多社会效益，但对新教徒而言，最根本的益处在于越来越多的人能够阅读并理解上帝的话语。

因此，新教教会始终是以文本为基础的教会。如果在宗教实践中贬抑印刷文字而推崇口传或神秘体验，便是违背改革宗新教的精神脉络——从历史来看，改革宗新教确实有效地跨越了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阶级的差异。

如何将认信标准融入教会生活？

将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融入教会生活中有多种方式。一种简单的方法是在敬拜仪式中使用它们。信经可用于宣认教会的信仰，特别是当目标是宣认基督教信仰的完整内容时。如果目的在于强调某一特定教义——例如该教义在讲道中正受到特别强调——教会也可以选用信仰告白中的某一段，或要理问答中某一问题的答案。这些文本以清楚、简洁的方式表达信仰内容，非常适合用于敬拜聚会之中。

同样，认信文件可以通过讲道融入教会生活。这可以通过两种方式实现：当牧师讲解某段经文时，可以阐释信经、信条或教理问答如何表达该经文的教导，以此向会众表明这些文件能有效教导圣经真理。另一种做法在荷兰改革宗传统中尤为盛行，就是在主日的晚堂崇拜中系统宣讲认信文件。这类讲道的目的是展示认信文或教理问答如何教导圣经教义，并将这些教义应用于会众的信心与生命。

将认信文件引入教会生活的另一种途径是通过主日学。儿童和青少年主日学班可使用《使徒信经》等信经或《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等教理材料来教导基督教信仰基础；成人班同样可采用这种方式，还可进一步研读《尼西亚信经》、《多特信条》和《威斯敏斯特大教理问答》等更复杂的文件。笔者所在的教会每年春秋两季都会开设改革宗认信文件课程，这不仅有助于按照我们认信传统中的教义来牧养和造就会众，也为那些初次接触改革宗传统的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门途径。如果你的教会较少采用主日学，而更强调小组聚会，那么这些小组同样可以用类似的方式来学习认信文献。

传道人与认信文件之间有什么关系？

如果一份认信文件包含教会及其宗派的教义，传道人就必须精通该文件。不仅如此，他本人也需对其教导负责。如果他不同意所属教会的任何认信标准，就当向教会或长老会申明这些例外，以获得认可。堂会应当确信，其传道人对一个高于他、甚至超越地方教会的教导标准负责——这标准根植于圣经和教会历史。因此，认信文件成为传道人教导的护栏，确保其不陷入危险异端的领域。它们也为信实的事工生涯开辟道路。

有时人们将认信文件视为清单——有志成为牧师者为按立而研读，随后便弃之不顾。这是何等的悲剧！如果这些文件是对圣经所载教义可靠而坚实的表述，就当成为传道人持续的灵粮。他应当定期研习，因这些文件能提供解释圣经教导的范畴与语言。

传道人很容易倾向于着重讲授那些因自身背景或教育经历而自然感兴趣、或特别擅长的内容。信条性的文献则能帮助牧者在整个教义与实践的广阔范围内，更均衡地履行牧养职责。信经和信仰告白可以确保他不会忽略那些

自己认为艰深或较不吸引人的主题。而要理问答则帮助他清楚地教导教义，并带领会众学习如何祷告，又如何按照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律法，活出以爱为本的生命。

认信文献也为传道人提供了可传递给听众的基准。换言之，他能引导堂会成员以认信标准为参照，当他们思考圣经对特定主题的教导时——如基督的位格、基督徒自由的限度，以及来世的性质——这些文献便成为他们的指南。

认信声明也能塑造传道人的牧养实践。首先，它们作为诊断工具发挥作用：勾勒基督徒当信的内容，从而为牧师提供对话起点，用以评估受其照管者是否对基督教与改革宗教义有基本认识。其次，无论是通过讲道、教导、辅导还是一对一的门徒训练，这些声明都为牧者提供牧养内容。以认信声明为内容根基，能确保牧师为会众提供均衡而健康的灵粮，而非受个人教义偏好或周遭文化影响的偏颇教导。

认信标准与讲道之间有什么关系？

认信标准与讲道的关系正如它与传道人的关系。它们使讲道人及其讲道都向圣经负责，提供了不可逾越的防护栏——否则讲道就会进入危险领域。但除了这种消极功能外，认信文件还为讲道提供两种积极功能：(1) 为讲道人提供圣经教导的完整范围，帮助他在解经和应用特定经文时仍能着眼全局；(2) 协助讲道人清晰简洁地表达所讲经文可能包含的教义。当会众看见讲道人对某段经文的教导并非新奇解释，而是根植于教会历史教导时，他们的信心也能得以增长。

如何在敬拜仪式中使用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

许多教会在敬拜仪式中将会众同诵信经作为敬拜的一部分。有些教会中，牧师会提出教理问答中的问题，会众一同回答。牧师和教会领袖也可能在讲道或敬拜仪式的某个环节引用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圣经是我们首要的权威，而敬拜聚会也应当清楚彰显这一点。不过信经和要理问答同样可以在敬拜中发挥有益的作用。信经使敬拜者的心思归向他们的创造主和救赎主，并提醒我们：我们所敬拜的是三一上帝。因此，信经具有颂赞性的功能。与此同时，它们也具有门徒训练的功能，因为它们教导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要义。只要敬拜聚会本身也承担教导信仰的作用，信经和要理问答便能支持教会整体的门徒训练工作。此外，认信类文献在敬拜聚会中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为敬拜者提供一个日后可以反复回顾的信仰参照点。当这些文献被引入敬拜之中时，敬拜者日后便可以借着它们，重新回想并把握圣经的意义。

教会成员课程是否应当采用认信标准？

当慕道友考虑加入教会时，他们希望了解教会的实践与事工。但他们最需要了解的是教会事工所宣讲与教导的教义根基。

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在会友课程中具有关键作用。它们使教会能清晰阐明其信仰立场——避免隐藏的规条或教义创新。此外，在会友课程中研读认信标准，也可以避免一种

“先以此吸引、后来却换成另一套内容”的做法。如果一间教会在教义上真正持守信仰告白，那么这些认信文献就必然会塑造其各项事工的内容。因此，那些认真学习教会信条并郑重立下会籍誓约的人，日后就不应再遭遇出乎意料的教义转向。最后，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还能回答预备加入教会者在神学上的疑问，并为他们基督徒生命的成长提供扎实的教义滋养。

为什么认信文件应当成为教会门训事工的一部分？

教会事工的设计应当帮助成员在作为基督门徒的成熟度上成长。这可能包括教导他们如何祷告、如何爱主内肢体，以及如何思考当代文化议题。无论侧重为何，认信文书都应当成为教会门训事工的根基。为何？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基督教入门”或“改革宗信仰入门”；它们是通往整本圣经教导的便捷入口。这些文书也构成了门徒在信仰上成长所必需的基础要素。一间地方教会如果要建立良好的门徒训练体系——例如主日学课程——就应当提供适合不同属灵成熟程度的教导。

如果我的教会不持守认信信条，我是否应当离开？

如果一个教会没有认信信条，意味着其教义未被公开明确地阐明。这是危险的。你所在的教会或许存在“功能性认信信条”，如果是这样，你应当竭力查明其内容，并与历经时间检验的改革宗信条相比较。但一般而言，你应当警惕没有认信标准的教会，因这将使你受制于现任领袖的任意决断。没有信经或信条，你教会的领导层在教义上便无需负责；如果其教导偏离正轨，便没有任何界限可作为防护栏。即使你信任教会现任的领袖，缺少认信文件仍意味着，你无法确保未来的领袖会继续忠于真道。认信准则不仅使教会领袖在教义上有所依循、接受约束，也能确保教义在一任又一任领袖之间保持延续与一致。

如果你决定留在这样的教会中，需格外警惕与圣经教导相悖之处。如果你考虑离开，应当为此多多祷告，并寻求与教会领袖会面。在许多情况下，上帝会藉着会众的疑问与关切，引导牧师和领袖走向更忠心的方向。蒙上帝恩典，我曾见证原本不持守认信信条的教会加入认信团体。但如果你的教会仍然固守其非认信主义的立场，而附近又有健康、持守信条的教会，那么在问题真正出现之前，审慎考虑加入这样的教会，乃是明智的决定。

如果我不认同所属教会认信标准中的某些教义，是否应当离开？

如果一间教会有一套认信标准，而你并不完全认同其中的内容，那么这与上一个问题的情况不同，需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如果你是因为教会标准不符合改革宗立场而持异议，而且你认定改革宗神学是圣经基督教历史的最佳诠释，那么当你附近存在合乎认信标准的改革宗教会时，便应当考虑离开现属教会。但如果你所在教会信仰健全且持守改革宗认信立场，而你仍不认同其认信条文，则当省察自身——需要改变的是你！留下来，保持受教的心并相信上帝会赐给你理解力。在这件事上，也可以请教会的领袖帮助你。

但或许你处于另一种境况：你所在的改革宗浸信会持守绝大多数你认同的教义，唯独你确信基督徒父母应为子女施洗。此时是否应当离开？这需考量诸多复杂因素，故你当寻求了解你处境之人的智慧与建议。如果附近没有实践你信念的健全教会，那么你或许应当继续留在原来的教会，谦卑地

持守自己的立场，同时竭力追求教会的和平与合一。如果附近有一间忠于圣经、并遵循诸如《威斯敏斯特信条》这类支持婴儿洗礼之信仰准则的教会，那么你就应当认真考虑是否离开目前的教会。如果你是一位身处长老会教会中的浸信会信徒或圣公会信徒，同样的原则也适用。在决定究竟应当留下还是离开时，你需要考虑教会领袖对于你继续留在会众中的态度，也要考量是否因为你所持守的信念，而使某些恩典的途径或教会事工不再向你开放。

如果我不理解所属教会的信条标准该怎么办？

我们已探讨过为何地方教会应将信经、信条与教理问答纳入其门训计划。如果教会提供这些教导，请务必参与其中！如果没有这些机会，我在本书末尾推荐了几本优秀的研读指南。此外，建议你寻找一位长期研读并践行贵教会信条标准的肢体，询问其是否愿意与你一对一或在小群体中共同研读讨论。

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是否忽视了事工与教会生活的实际需要？

或许有人会说，教会的认信文件主要关注的是教义，而非实践。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割裂：我们的信心应当同时

关注二者。然而，我们也当认识到实践源于教义。这正符合我们在使徒保罗许多书信中所看到的模式：他首先阐明关于上帝的真理，以及我们如何借着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与上帝建立关系；在奠定这一基础之后，他才进一步教导那些由这些真理所引申出来、关乎实际生活的命令。²

虽然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并非主要关注事工与教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但健康的教会将其实践与生活植根于圣经教义的真理之中。许多教理问答包含伦理指引，论及基督徒当如何照着上帝的律法安排生活。就此而言，教理问答能直接适用于事工的实际需要。

认信文件在基督徒家庭中是否发挥作用？在育儿方面呢？

基督徒父母有特权在主里养育儿女，并在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教导上帝的话语（参申 6:1-9）。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能为父母提供宝贵帮助，使儿女扎根于上帝话语的教导中。它们提供了对这部宏大经卷的有益总结，这些总结可作为非正式的谈话开端，引导家庭更深入地探索圣经的教导。

家庭敬拜是极佳的实践场景。父母常苦于寻找日常家庭敬拜材料，而认信文献为教导与对话提供了历经时间检验的内容。

要理问答尤其有帮助，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为背诵而设计的。适合幼儿使用的资源包括《初阶要理问答》，其中教导一些简单而基本的真理，例如：“谁创造了你？上帝。上帝还创造了什么？上帝创造了万有。”³其他要理问答，例如《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则更适合年龄较大的儿童。父母如果借着要理问答来训练和教导自己的儿女——无论只是与他们逐条讲解，还是带领他们背诵——都能为孩子的信仰奠定坚实的根基。

这些古老的信条文献和二十一世纪的基督徒生活还有关联吗？

信条文献的撰写旨在成为超越时代的宣言，用以阐明圣经的教导。尽管每一代人都面临独特的关切与挑战，但教会的信经、信条与要理问答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为它们不受特定世代问题的束缚与干扰。只要这些文献仍反映圣经的教导，就能为我们提供应对当代议题的范畴与话语体系；如果不断更新内容，反而会丧失其恒久的权威性。

我应当背诵信经、信条和教理问答吗？

我并不建议以背诵信仰告白类文献来取代背诵圣经。圣经始终应当是我们首先背诵的，因为它以圣灵所默示的话语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这些话语“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来4:12）。不过，我确实建议在背诵圣经的同时也背诵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将这些内容牢记于心，能够帮助我们即使在研读圣经某一部分时，仍然把握整本圣经真理的全貌。

我应当首先背诵哪部信经？

如果要开始背诵信经，一个极好的选择就是最古老的《使徒信经》。它篇幅最短，也最容易入门。它能够为你提供一幅基督教教义的基本全貌，并以此为起点进一步进入其他信经、信条和要理问答的学习。

推荐参考资源

初级

约翰·V. 费斯科 (J. V. Fesko)。《今日为何需要信经：无信时代中的告白信仰》(The Need for Creeds Today: Confessional Faith in a Faithless Age)。Baker Academic, 2020年。【本书以相对简明的篇幅，论证了信经在基督教信仰与实践中的必要性。费斯科 (Fesko) 虽然也解释了当今人们为何对信仰告白类文献抱持怀疑态度，但本书用了相当多的篇幅，探讨这类文献的历史性质。】

查德·范迪克斯霍恩 (Chad Van Dixhoorn) 编。《信经、信仰告白与要理问答：读者版》(Creeds, Confessions, and Catechisms: A Reader's Edition)。Crossway, 2022年。【这是一本装帧精美的著作，收录了古代教会的信经以及改革宗主要的信仰告白。书中的每一篇信经、信仰告白和要理问答，都

中级

塞缪尔·米勒 (Samuel Miller)。《信经与信仰告白的功用与重要性》(The Utility and Importance of Creeds and Confessions)。Log College Press, 2024年。【正如书名所示，这部经典著作论证了信经与信仰告白的功用与重要性。它最初写于十九世纪，作者是普林斯顿神学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最早期的教授之一。本书主张，信经与信仰告白对于维系教会的合一与纯正至关重要；这一论证即使在今天，仍然极具说服力。】

卡尔·R. 特鲁曼 (Carl R. Trueman)。《信心危机：在一个沉迷于个人主义与身份认同的文化中重拾历史性的信仰》(Crisis of Confidence: Reclaiming the Historic Faith in a Culture Consumed with Individualism and Identity)。Crossway, 2024年。【特鲁曼 (Trueman) 主张，信经与信仰告白应当在整个福音派中占据更加核心的位置。他以一贯的机智笔触和敏锐犀利的文化观察，尤其善于说明信经、信仰告白与要理问答如何回应当代困扰教会与文化的诸多弊病。本书是在特鲁曼另一部著作《信经的必要性》(The Creedal Imperative, Crossway, 2012年) 的基础上修订更新而成，并加入了新的文化洞见，阐明认信性准则如何帮助教会忠信地应对现代个人主义所带来的种种诱惑。】

进阶

R. 斯科特·克拉克 (R. Scott Clark)。《重拾改革宗信仰告白：我们的神学、敬虔与实践》(Recovering the Reformed Confession: Our Theology, Piety, and Practice)。P&R Publishing, 2008年。【本书对一种扎根于历史、同时积极回应当代需要的健全改革宗告白主义，作出了广泛而深入的论证。克拉克 (Clark) 指出，告白主义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神学本身，而是一种能够塑造敬虔，并进一步塑造教会实践的神学。】

唐纳德·费尔贝恩 (Donald Fairbairn)、瑞安·M. 里夫斯 (Ryan M. Reeves)。《信经与信仰告白的故事：追溯基督教信仰的发展》(The Story of Creeds and Confessions: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Baker Academic, 2019年。【本书以详尽而易读的方式，叙述了从古代教会信经一直到现代世界各种信仰告白的发展历史，并对宗教改革时期的告白主义作出了相当充分的讨论。费尔贝恩 (Fairbairn) 和里夫斯 (Reeves) 这部极有帮助的历史叙述，既可以作为一个从主后100年延续至今的完整故事来阅读，也可以作为参考工具，供那些希望进一步了解某一特定信经、信仰告白或要理问答的读者查阅。】

注释

序

1 大卫·E. 加兰 (David E. Garland), 《哥林多前书》(1 Corinthians), 《贝克新约释经注释》(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Baker Academic, 2003年), 674页。

引言：护栏的祝福

1. 关于信经与信仰告白更为详尽的定义和历史, 可参见本书第1章和第3章。

2. 本书中我会经常使用“三一论的”(Trinitarian)这一术语。使用这一术语时, 我所指的是: 上帝有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和圣灵——却只有一位上帝。

3. 唐纳德·费尔贝恩 (Donald Fairbairn) 与瑞安·M. 里夫斯 (Ryan M. Reeves) 在《信经与信仰告白的故事: 追溯基督教信仰的发展》(The Story of Creeds and Confessions: Tra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hristian Faith) (Baker Academic, 2019年), 1-15页中, 对这一区分作了清楚的说明。

4. 目前所知, 拉丁文中表示“三位一体”的词 trinitas, 最早由特土良 (Tertullian) 于二世纪最后二十年使用。

5. 参见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基督教要义》(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1.13.3-6。

6. 为充分说明本人的立场, 我完全接受《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 以及《迦克墩定义》(Chalcedonian Definition); 同时, 作为美国长老会 (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 的牧师和改革宗神学院 (Reformed Theological Seminary) 的教授, 我也受《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 及其要理问答之教导的约束。话虽如此, 在本书中我仍会不时援引其他改革宗信仰告白。

第一章：什么是认信主义？

1. 最早的基督教要理问答很可能是二世纪的《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早期的要理教导也会采用经过调整的“信仰准则”(rule of faith)，后来又采用《使徒信经》(Apostles' Creed)作为向初信者提问和施教的依据；关于《使徒信经》，本书第三章将进一步讨论。早期教会为要理教导而写的著作，包括里昂的爱任纽(Irenaeus of Lyon)的《使徒宣讲论证》(Demonstration of the Apostolic Preaching)、耶路撒冷的区利罗(Cyril of Jerusalem)的《要理讲授》(Catechetical Lectures)，以及希波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的《论教导未受教者》(On the Catechizing of the Uninstructed)。

2.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被恰当地视为宗教改革的“先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大力倡导“唯独因信称义”。他的神学有相当一部分与改革宗传统一致，但其中某些方面，尤其是关于圣礼的教义，后来发展成为人们所称的路德宗神学(Lutheranism)。路德宗信仰告白的一个例子，就是《奥格斯堡信条》(Augsburg Confession, 1530年)。

3. 我在使用“正统的”(orthodox, 小写)这一术语时，主要是指以下两方面的教导：(1) 尼西亚会议(Council of Nicaea, 主后325年)和君士坦丁堡会议(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 主后381年)所共同确认的三位一体教义，即上帝只有一个本质，却有三个位格；以及(2) 迦克墩会议(Council of Chalcedon, 主后451年)所确认的基督论，即基督是一个位格，却具有神、人两种本性。

4. 这里所用的希腊词是 theopneustos，有时译作“受默示的”(inspired)或“上帝所呼出的”(God-breathed)。圣经当然是上帝所默示的，但“受默示”这一译法也可能引起误解，因为人们可能据此以为，圣经中的文字原本已经存在，后来上帝才对这些文字施加“默示”。更准确的理解应当是：圣经的话语乃是从上帝自己的口中发出的。这并不否定人在圣经写作过程中作为作者所发挥的作用，却突显出一个事实：圣经的话语首先并且最根本地是从上帝自己而来。

5. “我是你父亲的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

第二章：为什么我们要认信？

1. 参见《韦氏词典》（Merriam-Webster Dictionary），“confession”词条，访问日期：2025年1月16日。
2. 参见《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第7章第2节。
3. 这些应许包括四方面：子民、保护、使命和居所。戴尔·拉尔夫·戴维斯（Dale Ralph Davis）将其称为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四重应许”（quad promise）；这四重应许确立了恩典之约的诸般福分。参见《圣言焕然一新：如何从旧约叙事经文讲道》（The Word Became Fresh: How to Preach from Old Testament Narrative Texts）（重印版，Christian Focus，2007年），32–33页。
4. 关于信仰私人化这一现象的敏锐分析，可参见大卫·F. 韦尔斯（David F. Wells）的《超乎一切属世权势：后现代世界中的基督》（Above All Earthly Powers: Christ in a Postmodern World）（Eerdmans，2005年）。
5. 我已在引言注2中界定了“三一论的”（Trinitarian）一词。“基督论的”（Christological）则与耶稣基督有关。更具体地说，基督论所关切的是：按照圣经，忠实地认信耶稣基督的位格、两性——神性与人性——以及他的工作。
6. 科尼利厄斯·范泰尔（Cornelius Van Til），《系统神学导论：绪论以及启示、圣经与上帝的教义》（An Introduction to Systematic Theology: Prolegomena and the Doctrines of Revelation, Scripture, and God），威廉·埃德加（William Edgar）编，第2版（P&R Publishing，2007年），22页。

第三章：昨日与今日的信条

1. 从使徒时代直到四、五世纪的教父时期，我们尤其可以在教会的敬拜实践中看到这一点。有关历史实例，参见雅罗斯拉夫·佩利坎（Jaroslav Pelikan），《基督教传统：教义发展史》（The Christian Tradition: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octrine），第1卷：《大公传统的兴起（100–600）》（The Emergence of the Catholic Tradition (100–600)）（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年），173页。
2. 应当指出，325年原初的《尼西亚信经》（Nicene Creed）只是简单地宣认“我信圣灵”。到了381年的君士坦丁堡会议（Council of Constantinople），由于圣灵的神性受到质疑，教会才进一步充实信经的第三部分，并加入了这些关于圣灵的表述。
3. 关于“信仰准则”（rule of faith）的发展及其神学的简要概述，参见埃弗里特·弗格森（Everett Ferguson）的《信仰准则：指南》（The Rule of Faith: A Guide）（Cascade Books，2015年）。
4. 里昂的爱任纽（Irenaeus of Lyons），《驳异端》（Against Heresies）1.10.1，引自弗格森（Ferguson），《信仰准则》（Rule of Faith），4页。

5.最早一批重要的改革宗信仰告白中，有1561年的《比利时信条》（Belgic Confession）。它与《海德堡要理问答》（Heidelberg Catechism, 1563年）和《多特信经》（Canons of Dort, 1618–1619年）一道，成为欧洲大陆许多改革宗教会的信仰告白准则。（这三份文献合称“三项联合信条”〔Three Forms of Unity〕。）第一份英格兰信仰告白是1552年的《四十二条信纲》（Forty-Two Articles）；十一年后，它被精简为《三十九条信纲》（Thirty-Nine Articles）。就其性质而言，这份信仰告白大体属于改革宗，着重于信仰的核心要义，却对许多教义以及实践方面的问题未作涉及。1615年的《爱尔兰信纲》（Irish Articles of Religion）则以其104条内容超越了《三十九条信纲》，旨在推动爱尔兰教会（Church of Ireland）的改革。

6.此处所说的是英格兰的国教会。数百年来，威斯敏斯特大会（Westminster Assembly）的著作一直为英格兰的非国教派人士广泛使用。

7.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往往建立在进化论的预设之上，是一种涵盖甚广的哲学与科学运动，旨在运用各种技术，使人类能够超越其本性在身体和认知方面的限制。

第四章：认信主义的祝福

1.经文依次为：哥林多前书6:19–20；罗马书14:7–9；哥林多前书3:23；提多书2:14；彼得前书1:18–19；约翰一书1:7–9；2:2；约翰福音8:34–36；希伯来书2:14–15；帖撒罗尼迦后书3:3；约翰一书3:1–11；约翰福音6:39–40；10:27–30；彼得前书1:5；马太福音10:29–31；路加福音21:16–18；罗马书8:28；8:15–16；哥林多后书1:21–22；5:5；以弗所书1:13–14；罗马书8:1–17。

第五章：认信主义与教会的健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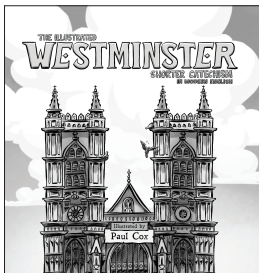
1.C. S. 路易斯（C. S. Lewis），为亚他那修（Athanasius）《论道成肉身》（On the Incarnation）所作序言，约翰·贝尔（John Behr）译，《通俗教父著作丛书》（Popular Patristics Series）44B（St. Vladimir's Seminary Press, 2012年）。

2.美国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in America），《教会法规》（Book of Church Order），24-6，最后更新于2024年6月11–14日。

认信主义问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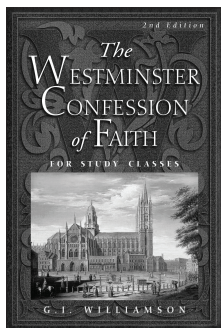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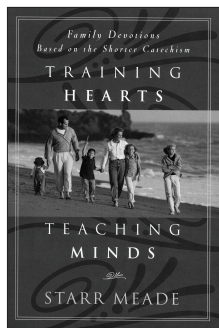
- 1.事情并未就此结束。英格兰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命令威斯敏斯特大会在信仰告白的页边加上圣经证明经文，于是这些经文随后被补入，并于1647年4月26日呈交国会。
- 2.《以弗所书》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结构模式：前三章阐明教义，后三章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基督徒生活所当遵行的命令。
- 3.《初级要理问答》（First Catechism）（Great Commission Publications，2003年），第1、2问。

P&R出版社的信仰告白资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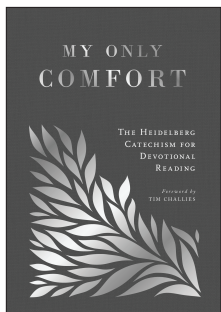
教理问答旨在教导基督教核心教义。这本带插图的现代英语版本包含经文佐证、十诫、主祷文和使徒信经。

在这本畅销的《威斯敏斯特小教理问答》指南中，每个问答都配有六篇简短易懂的灵修读物，供全家人在一周中每天一同阅读、分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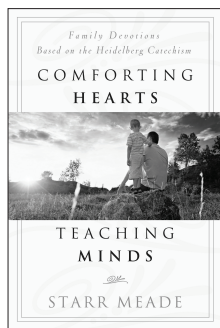
《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是对圣经真理无与伦比的精要总结，凡持守改革宗信仰的人都应当熟悉其中的教义。数十年来，威廉森（G. I. Williamson）所著的《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导读一直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广泛用于世界各地的教会和院校。

P&R出版社的教理问答资源



《海德堡要理问答》文字优美，富有牧养性，也满有安慰；然而，问答体的形式有时会削弱灵修阅读的流畅性。这一精美版本将其丰富的内容重新编排，使其无需借助前置问题，也能独立成篇，便于阅读与默想。

《海德堡教理问答》是教会最受珍爱的要理问答之一。这本每日读物提供了一整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家庭灵修材料，并以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解《海德堡要理问答》的内容。



想向家人讲解你的信仰吗？当然可以。借助这些简短易懂的读物，你可以以《威斯敏斯特信仰告白》为指引，清楚明白地讲解基督教信仰的核心真理。



如果你曾诵读过《使徒信经》或听过“人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这句话，那么你其实已经接触过历史悠久的信经与信仰告白。但这些文献究竟从何而来？它们有何功用？当教会接受并持守它们时，又会带来哪些福分？布莱尔·史密斯（Blair Smith）不仅回答这些问题，也借着阐明认信主义的历史、缘由与益处，说明认信乃是一项根植于圣经的实践，并回应人们对此常有的疑虑。

“信仰的祝福”（Blessings of the Faith）系列为教会而写，旨在介绍并彰显改革宗的教义与实践。每一本书都对其主题作简明而实用的概述，并附有讨论问题及内容丰富的问答部分。

“我非常喜爱这本小书。它语调亲切，文风引人入胜，表达又清晰得令人赞赏。布莱尔·史密斯（Blair Smith）在书中提出的，是我认为关于改革宗信仰告白主义最精炼、最有圣经根据的论证。”

——查德·范·迪克霍恩（Chad Van Dixhoorn），《宣认信仰》（Confessing the Faith）作者

“布莱尔·史密斯（Blair Smith）回应了你所听过（甚至自己提出过！）的每一种反对信仰告白主义的意见……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这本书。”

——马修·巴雷特（Matthew Barrett），中西部浸信会神学院基督教神学教授

“这是一本清晰、深刻、简明而且极其实用的入门读物，介绍基督教信仰的文字纲要，并说明它们为何如此重要。”

——安德鲁·J. 马丁（Andrew J. Martin），圣约神学院系统神学副教授

D. 布莱尔·史密斯（D. Blair Smith）（哈佛神学院神学硕士；杜伦大学哲学博士）现任夏洛特改革宗神学院院长，并兼任系统神学副教授。

